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二月八日　·每份售一千元·

第一卷　第廿四期

本期篇幅增加　每份售一千元

辛勤·忍耐·向前　儲安平

專論

和談一年　吳世昌

敬告社會賢達　謝扶雅

評中美商約中的移民規定　韓德培

現代財政動向與中國財政政策　伍啓元

科學叢談

物理戰爭　劉朝陽

觀察通信

中大「一二一五」紀念會的論戰（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成都新中國日報被搗詳記（成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西安的麵荒（西安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人與文　美·賽珍珠著　天行譯

本刊第一卷目錄索引

本刊第一卷作者索引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盈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胡先驌　馮友蘭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曾昭掄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清廉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歌川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觀察

第二卷第一期

三月一日出版

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

銷行一萬・直接定戶2700名

每週一期・星六出版・從未脫期

本刊各欄：

- 專論
- 特稿連載
- 科學叢談
- 生活與文化
- 國外通信
- 觀察通信
- 外論摘譯
- 週末專欄
- 書評
- 讀者投書
- 文藝
- 尾頁

觀察通信網

國外：倫敦 巴黎 紐約 華盛頓 東京 柏林

國內：南京 北平 天津 重慶 成都 蘭州 迪化 寧夏 西安 太原 西寧 康定 貴陽 昆明 漢口 長沙 杭州 瀋陽 長春 台灣 海南島

一至十二期合訂本（業已出版）

十三至廿四期合訂本（二月十五出版）

每冊售八千元

掛號另加郵資三百五十元

航掛另加郵資三千五百元

注意

自三月一日起，合訂本每冊售一萬元，欲補購者，務請從速！

擴大徵求定戶

一次先付國幣二萬元

直接定閱較零購迅速

本刊直接定戶，一律提前于星期五一點清付郵，絕無延擱遺漏之慮。

直接定閱較零購省事

每期按時由郵政遞到，讀者無須時時記罣，外出購買。

直接定閱較零購合算

一律八折。遠地書店，大都加成出售，直接定閱，合算得多。

敬告各地同業

現款批銷一律七折

請向本社直接批銷

一、外埠同業一律提前于星期五寄出，本埠同業一律于星期六發出。凡直接向本社批銷者，必較間接向他處批銷者爲迅速。

二、現款批銷，五本以上，一律七折，藉示優待。

三、各地同業務請按期寬匯貨款，以免中途停止寄刊，或臨時減少批數。

四、各地同業對于本社發行業務如有不滿意之處，務請隨時函告，以便改善。

態度公正 取稿精嚴

不偏不倚 眞正超然

訂費如由郵局匯下，請註明「上海吳淞路郵局兌付」字樣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請自此處剪下

（務請讀者不吝指教，就本表批註意見，交郵擲下，以謀改進。）

觀察週刊讀者意見書

態度：中正　稍偏右　太偏右　稍偏左　太偏左

內容：大體滿意　很充實　不够充實

篇幅：二十四頁正好　可增至二十八頁　可增至三十二頁（註：增加篇幅，牽涉到兩個問題：(1)成本增加，勢須增加售價。(2)重量增加，勢須增加航空郵費。）

專論：大體滿意　頗多精彩　略嫌空虛　其他意見：

科學文字：希望每二期刊一篇　每三期刊一篇　每四期刊一篇　專門一點　通俗一點

國外通信：希望每二期刊一篇　每三期刊一篇　每四期刊一篇

國內通信：大體滿意　精彩的通信很多　精彩的通信太少　每期刊二篇正好　希望每期刊三篇　希望每期刊四篇

文藝：希望多刊論文　希望多刊小說　希望多刊遊記，傳記，及散文等類文章　贊成刊載分五六次可以刊完的小說　不贊成刊載須分五六次始行刊完的小說（按：四五千字可以一次刊完之小說，極難得到。二三萬字的小說較易得到，務請讀者發表意見，是否歡迎刊載須分五六次始得刊完的小說，以為編者參考。）

趣味：過去觀察份量太重，太嚴肅，但我可以接受。　過去觀察太枯燥，希望稍為輕鬆一點。

尾頁：主張保存　主張取銷

推荐第一卷中最好的五篇文章如下

1.

2.

3.

4.

5.

辦事精神：很認真　不認真　去函立即答復　去函擱置數日始復　去函常常不復（如有特殊不滿意之事實，請另函本刊主編人，以便追究。）

寄刊：按期收到　常常不能按期收到　常常失落（按：本社每期絕對準時提前一二點鐘寄出，本欄目的在調查郵遞情形。）

其他建議

（如原紙不敷，請另紙詳示。）

讀者調查：職業　年齡　性別　教育程度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零售：每册一千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廿四期
三十六年二月八日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謝扶雅：金陵大學教授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任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劉朝陽：同濟大學教授
天　行：

辛勤·忍耐·向前

——本刊的誕生·半年來的本刊

儲安平

本刊年出二卷，每卷二十四期。一卷出完後，休息兩週，以爲同人整理之需。第二卷第一期定三月一日出版。

我們除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我們的志趣和態度」以外，在這一卷中，未嘗有一字涉及本刊自身；因爲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先讓讀者自己就本刊的言論、風度、水準、內容，獲取一個大概的瞭解。在這半年中，我們得到許多前輩、朋友、讀者的愛護關切，使我們增加不少工作的興趣和努力的勇氣。在這第一卷的最後一期，我們謹一述本刊誕生的經過及半年來的各種情形。

發起·籌備·誕生

在三十四年冬天，我們有幾個朋友曾在重慶編過一個週刊——「客觀」。在精神上，我們未嘗不可說，「客觀」就是「觀察」的前身。那是一個大型(八開)的週刊，十六面，除廣告佔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約發六萬餘字的文章。現在回想起來，這不免是一次過份的冒失；因爲創刊號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們決定主編，猶爲十月八日之事，實際上其間祇有三個星期的籌備時間。那時正是抗戰剛告勝利，政治醞釀改變的時候，多年以來，在「抗戰第一」的大帽子下遏蓋着的許多積鬱，我們這時秉筆直書，亦確能言所欲言。我們願意毫無誇張地說，那時確有許多讀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觀」的出版。——這些讀者後來都成爲「觀察」的讀者，今日「觀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帶有廣大的銷路，一部分亦應歸因於「客觀」的影響。有許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瞭爲什麼我們驟然放下「客觀」，另立「觀察」。我們無意在此追述那些業已過去的瑣碎事情，祇能就原則上補敍一筆。我們平常有一種基本的理想，卽立言與行事應當一致。假如一個言論機構，在紙面上，它的評論寫得頭頭是道，極其動聽，而這個言論機構的本身，它的辦事原則和辦事精神，與它所發表的議論不能符合，我們認爲這是一種極大的失敗。假如我們主張政府負責而我們自己做事不負責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們自己腐化，這對於一個懷有高度理想的人，實在是一種難於言說的苦痛。當時的「客觀」祇由我們主編，並非我們主辦。我們看到其事之難有前途，所以毅然放手。

但在「客觀」出版的時候，我們獲得各方面的鼓勵。特別是許多前輩，他們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學人，他們鼓勵我們繼續在這一方面努力。許多朋友和讀者也一致惋惜「客觀」的夭折，希望我們繼續努力。在這種鼓勵下，我們漸漸計劃自己來辦一個刊物——不僅刊物的立場、態度、水準等，能符合我們的理想，並且這個刊物機構在辦事上也能多少貫澈我們的精神。

第一次的發起人會議于三十五年一月六日在重慶舉行，決定刊物的名稱、緣起、及徵股簡約。關於這個刊物的生命能否維持，當時我們籠統地建築在兩個假定之上：一、國內擁有極廣大的一羣自由思想學人，他們可以說話，需要說話，應當說話。當時國內還缺少一個帶有全國性的中心刊物（在抗戰中，昆明重慶等地都有水準很高的刊物，但因戰時郵遞困難，環境限制，都未能佈及全國）。假如我們自己確是不偏不倚，秉公論政，取稿嚴格，做事認眞，則各方面的前輩及朋友，無論識與不識，一定樂於

支持我們，爲本刊寫稿。二、中國的知識階級絕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份子，超然於黨爭之外的，祇要我們的刊物確是無黨無派，說話公平，水準優高，內容充實，則本刊當可獲得衆多的讀者。我們經過愼重的考慮並與各方取得初步的接觸後，決定以全付力量並持久決心來創辦這個刊物。我們認爲像這樣一種工作，有以全付精力去努力的價值。我們認爲今日中國實極需要有這樣一個刊物。這個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話要說而又無適當說話地方的自由思想學人，得到一個說話的地方；有了這個刊物，並可鼓勵一般自由思想學人出而說話。而我們之所以要想供給大家一個說話地方，並鼓勵大家說話，實因我們深切相信，這種眞正的自由思想份子的意見，對於今日中國的言論界實具有一種穩定的力量，而此種穩定的力量正爲今日中國所迫切需要者。

關於編輯部分的籌備工作，大體上都是在重慶辦理的。我們擬了一張「擬約撰稿人名單」，分別函洽。函洽時，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緣起，二、「擬約撰稿人名單」，三、擬就之復信。函附「擬約撰稿人名單」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於考慮允任或不允任時，獲得一種參考材料。擬就之復信，則請收信人在「遵約担任」或「不克担任」上作一符號，可免另寫復信之煩。但是我們認爲單單這三種印件還不能表示我們的誠意，我們大部另外附有私人親筆的長信，以最大的熱忱，要求允諾，共同爲國家的福利努力。

擬約的撰稿人原不止於那張名單上的幾十位，但因我們對於撰稱人員有贈閱刊物的義務，所以不能不竭力縮減。在那張擬就的名單上，有一小部分仍未發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義是雙重的，第一表示願爲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義上支持這個刊物。接洽的許多先生中，祇有一位先生復函「不克担任」，有八位先生迄無復信，（各信託人轉致，是否轉到，不明）。其餘大部函復「遵約担任」。並除寄同印就的復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勵我們。有許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的允諾，就將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爲「特約撰稿人」，我們深不以此種態度爲然，故凡非確實函允擔任者，我們未敢貿然將其姓名列出。我們不用「特約撰稿人」一詞，一律稱爲「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發生更關切的感情。現以第一卷而論，封面所列七十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給本刊寫過文章。

事務方面的籌備工作，較爲艱難。第一是股款不易措籌。我們預定的股額是一千萬元，當時（三十五年一月）根據上海方面的報告，我們估計每期的總成本是五十萬元，如有六百萬元，即可着手，（二百萬元爲開辦費，四百萬元爲八期的週轉金）。措籌此數應無困難，但事實上不若想像的那樣順利。我們這批朋友，多是以敎書爲生的。讀者一定充分明瞭，在抗戰的八年中，教育界人員是如何的在饑餓線上掙扎。所以到眞正收款時，常常止於「口惠」。其間還遇到使人極其難堪的事情。

但是也有令人感動的事情。我有一個學生竟然徵得了他父親的同意，賣掉了幾畝租田，來助成我們的刊物。還有好幾位「客觀」的讀者，知道我們另籌「觀察」，願意入股。我們那時籌款非常困難，但是我們還是請他們再爲考慮。我們表示：一、一般公務人員都非常艱苦，若是生活優裕，略出餘力，以助文化，自然不失爲一種義行，但若僅從生活零用中，節省出錢來入股，我們實在感覺不安，不忍接受；二、現在社會詭詐百出，讀者和我們向未謀面，似亦不能單憑我們的文章就相信我們，我們勸他們愼重出之。結果還是有一位讀者在薪水中抽出了五萬元入了一股。

我於去年三月中旬，由渝飛滬，祇帶來一小部分股款。那時物價激漲，一般言之，似非有二千萬元不能出刊；但是我們連一千萬元，尙感不易。正在這最困難的時候，在去年四月五月，南京方面兩次以高級公務員見委；但我實樂於有這樣一個艱苦的時期以煅煉自己的情操。我們做人做事，說不該半途而廢，見異思遷。就在這一個遠東第一豪華的大都市裏，我落寞地守了好幾月。這些日子是黯暗的，但我還有着一盞明亮的燈，這盞燈掛在我的心底裏，吹不滅，搶不掉；這盞燈發射光亮，衝散着週圍的昏暗。

到六月中，股款漸漸像個樣子，七月底，大體已近收足。事務方面的第二件大事是「房子」。在上海，房子就是金條。以我們這戔戔之數，絕對放不得手；但是沒有金條弄房子，幾如登天之難。後來幸得朋友之助，租到了一間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間，總算貫澈初衷，未出金條，月付租金二十萬元，說定以半年爲期。刊物出了幾個月，前途如何，較有眉目，到那時，我們容易放手做事；所以祇租半年，我們也接受了這個條件。

各事進展到八分程度時，我們開始發函約稿。我們最初原想在七月出版，但是酷暑將至，學校放假，各地復員，我們深感此時出刊，「天時」不利。考慮再三，決定守到九月一日創刊。這個夏天確是一個熱鬧的夏天，但是也是一個富有生命的夏天！

發行·定閱·財務

刊物出版以後，各方面的反應非常良好。發行情形完全超過我們預期的數目。第一期究竟應該印多少份，事前無法得到科學的根據。一部分朋友甚至懷疑我們這樣一個硬性的高級刊物，是否可以銷過三千份。我們第一期決定印五千份。我們雖

然定九月一日爲本刊的創刊日，實際上創刊號的出版日期是八月三十日（星期六）。在八月二十九日，我們已發出四千七百餘份。可是在第二天的下午，本埠批銷人立即電話添批，本社駐京辦事處於九月二日三日連發兩封快信，四日並用電報催促加寄，據說第一期七百份在南京兩天之內全部售出；各書店均派人至本社駐京辦事處添批，無以應命。第二期我們仍印五千份。這個決定，實在屬於一種「商業政策」，在各方面極其切迫需要的時候，我們仍舊控制印數，控制批數，使在發行方面造成一種搶購的現象，增強購買人與批銷人對於本刊的心理重量。第三期增印至七千份，第五期增印至八千份，第六期增印至九千份，同時創刊號及第二期在各方的殷切需要之下，再版、三版、終至四版。在再版三版之中，許多讀者親至本社索補，即使祇剩了破缺的，讀者也一律愉快購去。至第十期時，九千份仍有不敷分配之勢，自第十三期起，遂增印至一萬份。其發行數列表如左：

第一期	初版	五千份
	再版	一千五百份
	三版	一千份
第二期	初版	五千份
	再版	一千份
	三版	一千份
	四版	一千份
第三期	初版	七千份
	再版	一千份
	三版	一千份
第四期	初版	七千份
	再版	一千份
第五期	初版	八千份
	再版	一千份
第六期		九千份
第七期		九千份
第八期		九千份

第九期	九千份
第十期	九千份
第十一期	九千份
第十二期	九千份
第十三期	一萬份
第十四期	一萬份
第十五期	一萬份
第十六期	一萬份
第十七期	一萬份
第十八期	九千份
第十九期	九千份
第二十期	七千份
第二十一期	七千份
第二十二期	七千份
第二十三期	七千份
第二十四期	八千份

出至第十七期後，銷路漸趨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多種的：一、在水準上，我們自己檢討並未下降，但在讀者的心理上，或許感覺本刊內容，已不若最先幾期的奪目。正如一位讀者所說：「刊物辦久便老了」！我們自己並未因銷路的下降發生憂慮。我們有我們的水準，而我們對於水準的是否下降，遠較銷路之是否下降爲關切重視。不過因爲稿件不寬，我們在編輯時，亦確有窘促之感，因之亦難免影響刊物的生氣。但我們並未以不合水準的文字塡湊篇幅。在那幾期，在編輯技術上僅僅可以批評的一點，即是不該同時刊載二篇續稿（自十五期我們同時刊載了兩篇續稿）。這兩篇長稿都是高度的硬性論文，本刊本已極其嚴肅沉重，同時刊載兩篇長篇論文，對讀者的口胃，確是過重的擔負。二、季節關係。天冷了，跑書店、跑報攤的人，漸漸減少，據內行報告，在這個時候，一般刊物的銷路，都向下跌。三、自十八期起，我們增加了售價。四，而最重要的原因，則爲郵資的漲價，每一份的航空郵資，自一百二十二元增至三百十元。本刊是一個全國性的刊物，有半數均散佈在川、黔、滇及西北、華北一帶，這一帶都是需用航空寄遞的。郵資的加價，對於京滬杭一帶的批銷，自然不受影響，對於後方遠地一帶則影響頗大。在後方遠地一帶，郵資的漲價對於直接定戶一部分，尙無顯著的影響，而對於同業的批銷，則影響極大。一方面是售價增加，一方面是郵資漲價，遂使後方同業的批銷成本提高，因亦使刊物在後方門市的售價增加。後方的生活程度本較上海爲低，以生活程度低的地方的購買力來購買生活程度最高地方的書刊，再加上批銷書店的利潤，自然要影響售賣的數量（所以我們希望後方讀者均能向本社直接定閱，在經濟上合算得多）。五、最後一個原因，接連的陽歷年關和陰歷年關，各地同業大都不能按期匯付貨款，我們因爲放出各地的賬目爲數太大，本社經費有限，已有難於負擔之勢，遂不得不自動減少批數（因爲墊付的郵資，其數可觀）。我們可以說，銷路即使稍降，八千份的數目應可維持，但因我們自動減少批數之故，所以我們自第二十一期起即減印至七千份。那時正是陰歷年底，又是第一卷最後的幾期，我們存意平平維持過去，以待春天來到，自第二卷起，重行推動。最近幾天因年關已過，各地同業絡續有款匯到，本期便復增印至八千份。

關於發行方面我們尙須順便一提的：一、上述發行數字，都是實在的，並無一般虛報的習氣。我以發行人的身份，向社會報告這個發行數，我負人格上的責任。二、我們在發行方面可謂未曾盡力推動，這個發行數是一個自然的發行數，非已極盡其力之結果。我們所以未能極盡其力，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本刊草創，一切開支力求節省，故辦理發行的職員，是兼任而非專任。這一兼任的職員，他本身另營書刊業務，以致事實上未能全力顧到本刊的業務。我們現在深感兼任之不妥，故已另聘職員，專職辦理。三、發行是經營一個刊物最感棘手的一部分工作。各地同業雖然紛紛批銷，但大都不能預匯款項，或者第一次匯了一筆貨款來，而以後不按期源源匯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因爲貨款已完，停止寄刊，則刊物的發[illegible]數字勢必漸漸下降。但如繼續寄刊，則飄蕩在外面的賬，越放越大，縱然每一寄戶所欠數目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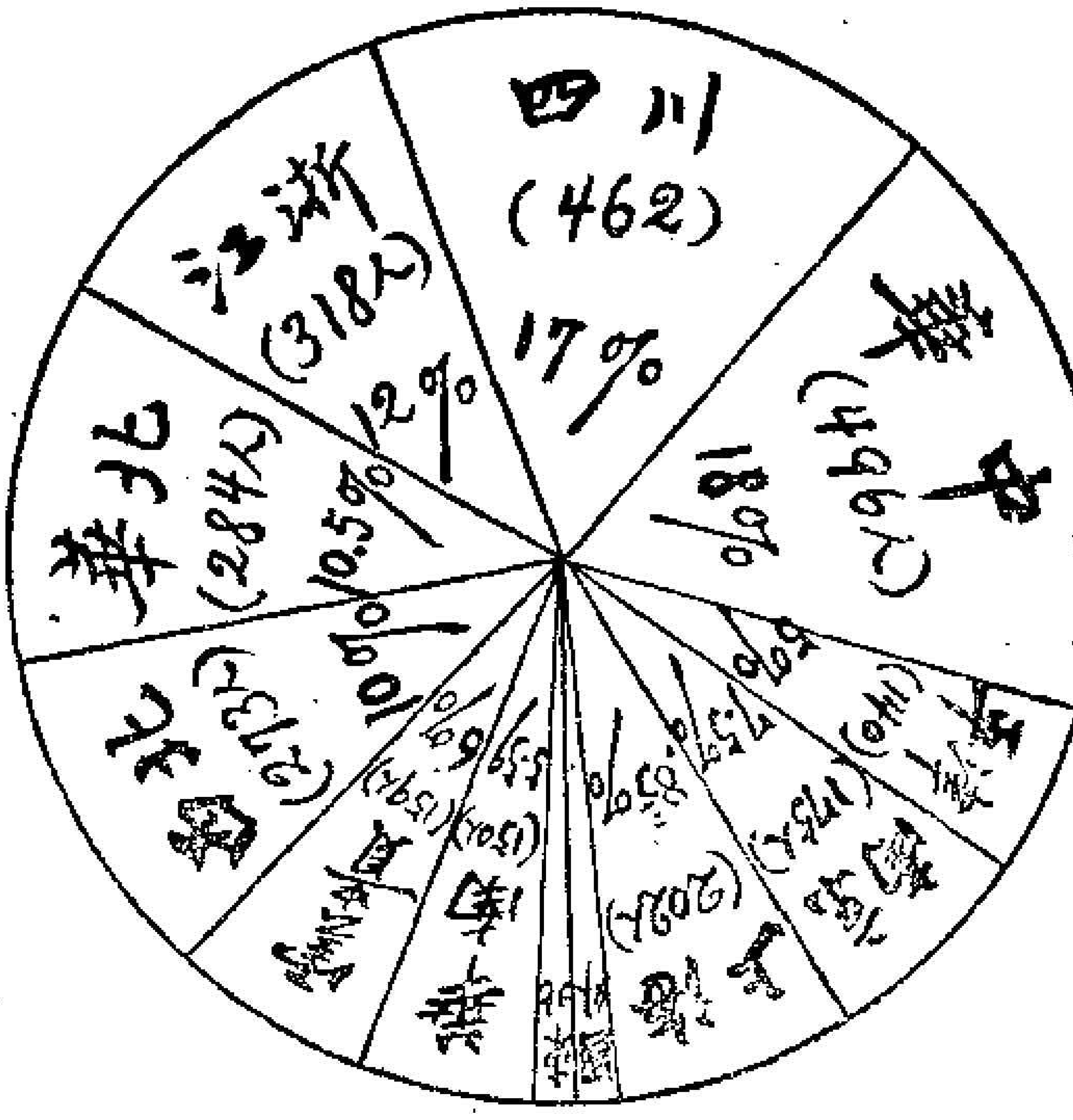
致不大，但全部欠款的總數，實在可觀；其中虧累都是我們墊付的。一個刊物總務聯絡各地同業，維持連繫，非不得已，不願中斷；其間頗極煩人。

關於直接定戶，截止本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共為二千七百零九名。正如批發一樣，這個定戶數也是自然的，我們並未出以人力的推動。我們除在創刊前分散過一次宣傳品以外，以後即未再在此方面有所努力，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事繁人少，每日應付日常的工作，已經筋疲力盡，分不出精力再來從事推廣工作，另一個原因，我們認為要推動定戶，必須先有通盤的計劃，中途零零碎碎的做，無甚補益。定戶的進度表則如下述：

創刊號出版前	六三人
第二期出版日止	一四一人
第三期出版日止	三〇六人
第四期出版日止	五一三人
第五期出版日止	六七六人
第六期出版日止	八五五人
第七期出版日止	九七七人
第八期出版日止	一一三九人
第九期出版日止	一二九三人
第十期出版日止	一一七四人
第十一期出版日止	一六八二人
第十二期出版日止	一七九四人
第十三期出版日止	一九一〇人
第十四期出版日止	一九八五人
第十五期出版日止	二〇七三人
第十六期出版止	二一五一人
第十七期出版日止	二二六六人
第十八期出版日止	二三四七人
第十九期出版日止	二四三三人
第二十期出版日止	二五〇六人
第二十一期出版日止	二五六三人
第二十二期出版日止	二六一〇人
第二十三期出版日止	二七〇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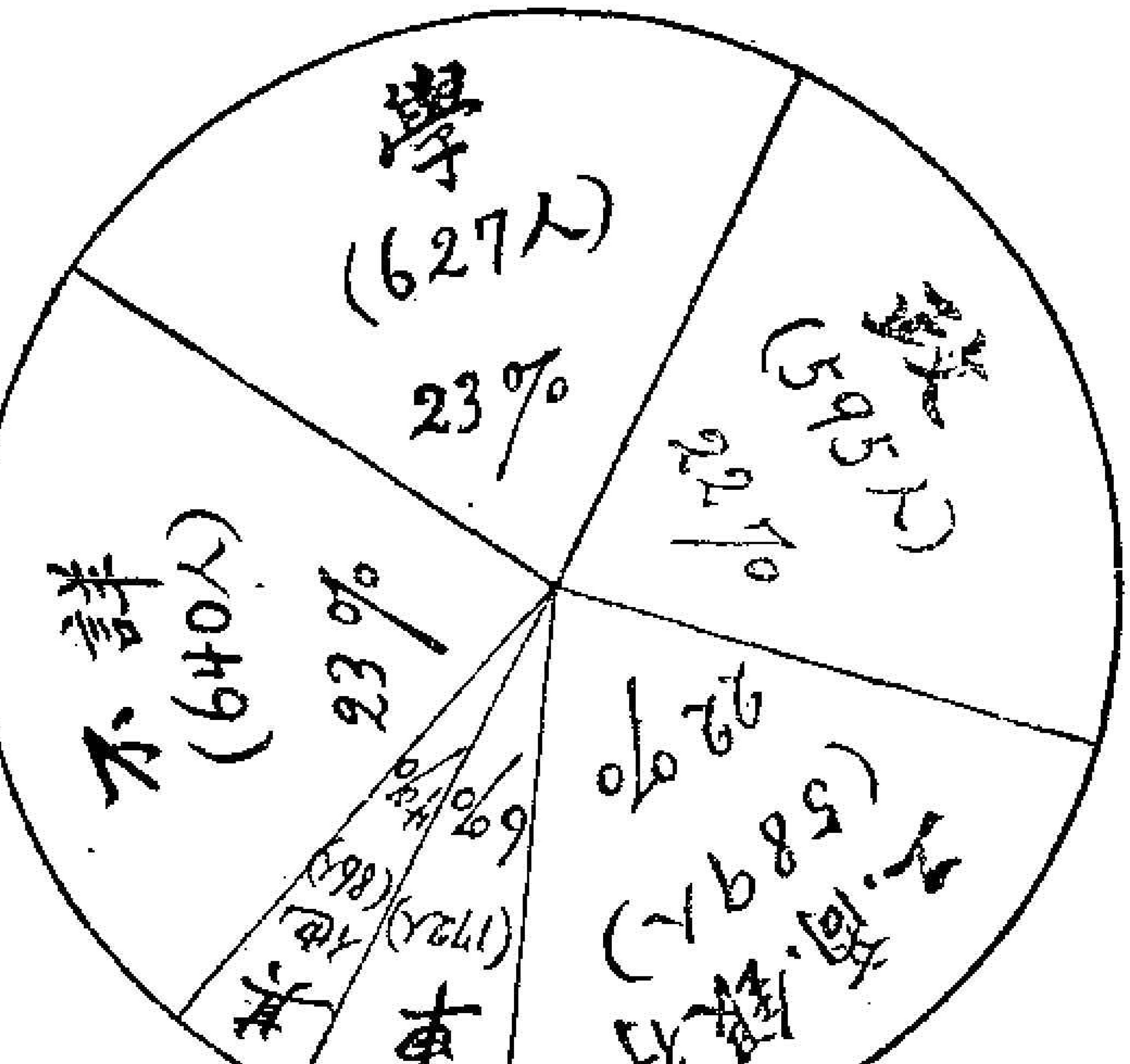
這二千七百零九名直接定戶，其地域分佈及職業分佈，我們統計製表如左：

2709名定戶的地域分佈



註：「華北」，包括冀、魯、晉、豫、綏、察、熱等省。
「西北」包括甘、陝、新、青、康、寧等省。
「華中」包括湘、鄂、皖、贛四省。
「華南」包括粵、閩、桂、台等地。

2709名定戶的職業分類



註：「其他」包括律師，醫生，教師等。
本刊未曾向讀者調查職業，此項統計，係根據定單存根而斷，故一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類。

直接定戶是一個刊物的基本讀者，也是這個刊物最忠實並最關切這個刊物的讀者。現在有些刊物，號稱擁有數萬直接定戶，或徵求數萬直接定戶，我們對於他們的氣魄，祇好敬佩。據我們的經驗，我們能有二千七百餘名的直接定戶，已是得之非易了，因為現在一般刊物，很少能得到一個像樣數字的直接定戶。不過若就本刊基礎而論，目前的定戶數目，斷然是不滿足的，我們呼籲各地的零購讀者，都能早日直接定閱，並希望已經是我們的直接定戶，能再為我們多介紹幾個定戶。一般讀者所以寧願零購而不願定閱，主要的原因是恐怕這個刊物中途夭折。但是我們相信，當讀者讀了這篇報告書後，或者可以瞭解，我們主持這個刊物，不是一件隨便輕率的行為，除非因政治打擊而遭封閉，我們決不中途停止。很公平地說，在任何理由之下，直接定閱均較零購省事省錢。特別是外埠遠地的讀者，論迅速，寄給遠地書店的刊物，因係成綑，郵遞間有延擱等情，而單册刊物，則甚少延擱，必可早到。（此係指郵運而言，至於本社寄刊，寄戶及批發，均係同時提前一日付郵。）論經濟，遠地書店出售本刊，因為利潤關係，常售一千五百元或二千元一册，而直接定閱，連航空郵資僅列一千一百元左右（第二卷第一期起售一千元一册，定戶八折，實收八百元，外加航空郵資三百十元）定閱實較零購合算得多。

關於財務，按照本社「徵股簡約」第四條：「出版滿一年時，主持人應向出資人提出財政報告」，我們應於今年九月，向股東提出財政報告書。但我們願意在此提出簡略的報告：本社的資金是一千萬元，但是現在在賬面上，本社的資金已超過二千萬元。我們願意向股東說明，我們在籌備時期，從未開支過一文車錢，也從未開支過一文交際費。第一次租屋及最近的遷移，我們都沒有用什麼錢。甚至在開辦的時候，我們也幾乎可以說，沒有用過什麼開辦費，一切傢俱都是借用借的，藉以節省支出。而且我必須說，我們是絕對「乾淨」的。一切比較大的支出，如買紙，付印刷費等，都由我親自經手辦理，在良心及人格上，我們可說絕無弊端。這是我們第一次在社會上主持獨立的事業，我們認為我們的信用及前途較之金錢遠為珍貴。至於刊物本身，可以自給。

作者•讀者•編者

編輯經驗是一種苦痛的經驗。讀者的立場，口胃，期望，要求，各各不同，任何一個刊物，都無法使每一個讀者完全滿意。讀者對於一個刊物的要求，都是從他個人的角度出發的，而一個編者，他必須從全盤着眼。舉一個普普通而最為一般人所忽視的例子：京滬一帶的讀者，閱讀心理和大後方的讀者的閱讀心理，有很大的距離。通常一個刊物編者，最容易犯一個毛病，即祇顧這個刊物發行地帶附近的讀者，而忽略遠地的讀者。我們這個刊物是全國性的，發行數的一半都在後方遠地，我們在地域上必須以全國的讀者作為對象，而不偏重於某一地區的一部分讀者。

我們這一個刊物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刊物。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許各人陳述各人的意見，在今日這種「兩趨極端」的局面下，我們認為最最需要提倡這種「自由」與「寬容」的精神。所以我們一再申述我們的傳統：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意見不同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非非得編者同意不可。我們最注重者，是文章的內容與態度，亦即文章的水準與風格。許多人認為我們的文章，各言其是，無統一的論調。在我們自己，我們不以此為病；甚至可以說，我們且以不一致為貴。（假如以後我們有幾個朋友發表意見相同的文章，那也僅是偶合，而非設意如此者。）記得有兩位讀者曾來面談，問本刊有無具體主張及能否對於青年作進一步的具體指示（指組織而言）。關於第一點，我直捷了當的說：我們無具體主張；關於第二點，我說我們無意為此。曾在或將在本刊上寫文章的人，他個人或許對於國事有具體的主張，但是「我們」，或者說本刊，至少至目前為止，還說不上這點。我們自承我們所做的工作，是一種影響思想的工作，我們有我們的基本原則，基於這些基本原則，論評國事。但我們做的是一種言論工作，而非組黨工作。中國「熱心」於組黨的人太多了，你一個黨，他一個黨，我們認為在中國現行局面下，黨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亂。就編者個人而言，我極其贊同張東蓀先生所言：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執政」（見第十三期張文）。「干政」就是一種「輿論」的做法，而「執政」必須是一種「組黨」的做法。我們無意組黨，所以我們談不上「具體主張」；我們無意組黨，所以我們無意擔任組訓青年的工作。我們做的是一種影響思想的工作，這個工作是替「國家」做的，不是為了「我們」做的，我們絕無意思要本刊的讀者成為我們的「羣衆」。我們的目的乃在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因為我們認為替國家培養這種「種子」，就是替國家培養元氣。

許多讀者感到本刊的「份量」太重，太嚴肅，甚至說太枯燥了。有的說本刊不夠「刺激」，說「刺激」的文章太少了。關於這點，須分層說明。第一、本刊是一種高級刊物，是給高級智識份子看的。（在本刊的基本編輯方針上，中學生不在我們的讀者對象範圍之內。）一個高級刊物是顯然無法「輕鬆」的；我們絕對拿定這一方針，不稍動搖。其次，我們是一個理性的刊物，我們絕不感情發言；一切感情衝動的文章，概所不取。就事論事，本刊過去確曾發表了幾篇「斤量」相當重的文章，在我們看來，有時嚴厲的八個字，其斤量遠在看似潑辣而實無重量的八千字以上。不過這幾年來，大家太苦悶了，以致人人都希望讀到所謂「刺激」的文章，感

情越衝動的文章越容易吸引讀者；但此與本刊的基本精神相背，我們無意如此，更無意僅僅為了吸引讀者而向此方面發展。我們創辦本刊的目的是替國家造福，我們絕不忘懷我們最初的動機。因此，據我們的一般印象（我們尚未做過讀者調查的工作），本刊的讀者，大部分是在三十歲，或者至少是二十五歲以上的讀者。我們不擬遷就讀者的口胃而改變我們的方針。第三，一般讀者都感覺本刊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即沒有時事短評，因而使這個刊物大大減低了接觸現實的程度。關於這點，我們完全承認，並亦充分同感。我們願意在此坦白陳述我們的困難，而困難的癥結，在於人力的限制。不僅本刊的撰稿人都在外埠，就是本刊的發起人，也都散處各地。這種時事短評，要認真寫，固可由一人執筆，而必得至少有兩三個人經常討論，才能避免過偏或不及的弊病。現在全部的編輯責任都在編者一人肩上。要約稿，要復信，要閱稿。退稿不算，就是單單發表的稿子，每一篇稿子要讀三遍。第一遍是初讀，大體決定可用與否。第二遍是精讀，間或修飾其文字，並計算其字數。在發稿之前，還要最後認真地讀一遍。特別是通信，要做大標題小標題及文內子題，平均一篇通信，至少化費三小時始能編好。而最主要的，是編者不僅僅是主編這個刊物，實際上是主辦這個刊物；我十分之六七以上的精力還是化費在事務方面。調度款項，核對賬目，管理人事，購買紙張，兜拉廣告，各種設計，校閱大樣，以及對外一切有人事關係的事務，這些都是我的責任。

自從本刊創刊以來，我每日工作的時間，平均在十一小時左右，有時多至十三小時。半年以來，我們雖然心情寧靜，意志堅定，但是身體疲乏，精神困頓，我們實已盡心盡力；而這一切顯然是為了我們的理想，為了我們的國家。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編者已無餘力構思，也無必須的時間以獲取為撰寫時評所必要的情報與根據。我們又不願草率落筆，寧缺毋濫。我們自己也知道這個缺點，但我們靦覥地說，至少在第二卷中，我們還無法增設時評的一欄。

我們過去退掉的稿子很多。有前輩的，有多年友誼的朋友的，有股東的，有撰稿人的，有讀者的。有第一篇用第二篇退者，或第一篇退而第二篇用者。有一次，有一位前輩，我們向他求了四五次稿，他確是愛護本刊，在忙中抽暇給我們寫了一篇，而我們仍未能刊載。在人情上講，退稿確是一件不甚愉快的事情。但是我們對於稿件的取捨，絕無偏私；而且我們事實上稿子常感不敷，但是為了刊物，應退者還是要退。我們希望各方面能體諒我們。至於本刊篇幅，絕對公開，毫無門戶之見。在第一卷中，在投稿中錄用的文章，共為三十五篇，約佔所刊文章總數百分之二十五（通信及尾頁猶不在內）；第十四期新疆專輯就是投稿。這個數字足以說明我們用稿絕無成見，祇要文章在水準以上，無不採用，特殊有價值的文字，甚至為之出一專輯，亦所不辭。

有許多人批評本刊每期的作者履歷介紹，我們在此解釋幾句。一般刊物每期都可由編者寫一編輯後記，編輯後記主要的目的在介紹本期作者。但這種介紹，時有失之「肉麻」或輕重不勻之弊。我們僅僅簡單地刊出作者的身份或職業，實是一種比較大方的作風。有人以為有許多作者已經大家知道，無須介紹，或無須每次介紹。但其間包括幾個問題：一，有一部分作者雖然大家知道，但也有一部分作者，讀者對之尚不十分熟悉。何人應介紹，何人不應介紹，並無客觀的標準，故我們一律介紹。二，京滬平津一帶的讀者，也許對於許多作者，均極熟悉，但大後方的讀者，未必熟悉。本刊遍佈全國，不能亦不應僅以東南一帶的讀者情形為標準。三，有人主張每一個作者第一次為本刊作文時，介紹一次，以後即不必再為介紹，但是在理論上，我們無法承認每一期的讀者都是讀過以前各期的。每期有每期的新讀者，所以每期的作者均應介紹。四，在編輯技術上，假如祇介紹第一次給本刊寫稿的作者，則這一期也須祇有一個新作者，而我們決不能在介紹作者的那個方框裏冷冷落落地祇排一行，稍有編輯經驗的人，即知絕無此種做法。批評這一點的朋友，大都根據其自身的知識程度或社交地位而有這種意見，但我們當事人是從全盤着眼的。而且我們這樣做法至少並不「傷雅」，我們願意就讓這個辦法成為本刊的一種刊例。而且我們願意再報告一點：這個辦法對於我們的業務，未始無助；內行的朋友們甚至還讚賞着我們這種做法。

編輯部分需要報告或解釋的，已如上述。我們願意在此向所有為本刊寫稿的先生及各地的特約記者表示最大最熱烈的謝意；沒有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本刊末由獲得為本刊所已獲得的那些榮譽。我們要求各地的撰稿先生及特約記者，繼續支持我們，源源以大稿見惠，充實本刊的生命。在編輯方面，伍啟元吳世昌兩先生給編者很多幫助。創刊以前一部分稿子是伍先生代約的。創刊時，伍先生正在上海候輪赴英，我們共同討論最初幾期的編輯計劃，他並作許多有實質的協助。其後吳世昌先生復員東下，他經常提出建議，並在各方面協助，以迄於今。

自第二卷起，我們又增約了胡適之先生等幾位為本刊撰稿人，均經函允擔任，併此附告。

辦事

我們的辦事基本精神是負責，迅速，公平。不過在中國社會上，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希望貫徹這種精神了。我們自己檢討，實在慚愧得很，一切還不能做到理想的地步。

先說我們和作者的相處。我們對於作者，都是最尊敬並最熱誠的。我們向作者索稿，從來不寫「八行」信，從來不叫人代筆。我們每次去信都是懇摯的，而且大

都是長信。說實在話，有時一位作者給我們寫四千字，但我們前前後後所給他的信，恐怕有時竟不止四千字。有些作者有時或者不免要感到我們追稿追得太厲害了，但是我們相信，當他一想到我們一切都是忠於一個刊物，或者會同情我們，原諒我們，而不加責怪。作者的來信，我們大都立刻作復。稿子來後，大都立刻匯奉稿費。當我在籌備時期，常常上午九時收到稿子，上午十一時就立刻跑到銀行寄去將稿費匯出了。那時也畢竟比較空閒，常常在收到信件的十分鐘以內，就寫了復信，立刻跑到郵局去。（當我現在囘想起來，這種行為，幾乎近於瘋狂！）現在事情一多，時間已不夠用，但重要的信仍舊立刻作復，延擱的情形雖免沒有，大體上不多。對於稿費，我們相信為本刊撰稿的先生們，不甚關心，但在本刊一方面，我們必須時常顧到作者的利益，我們已提高過三次。就中國社會情形說，稿費的菲薄是最不合理最不公道的。我們自愧尚無力量作何改革，我們每次提高的數目，均極寒酸，我們僅僅祇能使作者獲有一種印象，即我們確是在認認眞眞的努力事業。

一般讀者和我們的信函往還，可分兩部分來說。一是寫給編者的，一是關於定閱的。關於投稿，不用的稿子我們大都立即退囘，甚少壓擱。可用的，稿費亦提前匯出，祇有可用而在最近一、二期中尚無刊出可能的，則稿費延至刊出後再寄出；此因本刊經濟有限，稿費項的週轉金數目不大，故未能無限止的一律先付。關於建議改善內容的信件，我們大都一一保留，供為參考。編者個人過去的習慣是「有信必復」，近來事實所限，無法一一涵復，所以凡無特殊需要者，即不再復。編者願意在此對於過去惠函諸君，一併表示謝意。最使編者困惱的，便是若干讀者提出種種問題 或關大局，或涉人生，如要復，非一萬或八千字不能畢辭，在這種情形下，編者實在無法答復，祇好寫一封短信去道歉。

關於定戶的來信，本社也盡力查復或照辦。定戶的來信是本社同人目前最感繁重的一項工作。有的是改地址的，有的是改寄遞方法的，有的是補購以前的刊物的，有的是中途未收到要求贈補的，有的是續定的，有的是託代購其他書籍的。每一定戶，當他寫了一封信給我們後，他當然希望我們立刻將他所囑咐的事情辦好。但一切困難都由於一個單純的事實，即絕大多數的定戶來信時，都不註明他的定單號碼。續定刊物，必須知道他以前的訂費至何期截止，始可前後啣接；補購刊物的須在他名下上賬，至於更改地址或更改寄遞方法，更須知道他的號碼，以便尋覓戳標。我們現在有二千七百餘名定戶，要在二千七百餘名中去找尋一個人，何等困難。要是再寫信去問，則往還需時，讀者總覺得我們服務不週。現在我們有一個職員，專門負答復讀者來信之責，他有時整整一個下午祇能復三封信！這眞是不合理，不經濟！有的讀者來信，字跡潦草，甚至他們的簽名及地址，無法辨識，以致無法答復，在讀者是不滿，在本社更是不安。有時讀者從銀行匯款訂閱，常常不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甚至根本不註明匯款人姓名及地址而又未另函通知者。（關於此點，也許是解款的銀行將匯款人的附言單失落了。）以致讀者久候無復信，而本社亦苦無法作復。有些讀者的刊物中途間有郵失，或被他人攫取，來函責難，我們祇好再補他一份。……像這類事情，日有數起。我們特為陳述，希望以後定戶惠函查詢，務須註明定單號碼，如其定單遺失，可閱封套上所貼籤條上的號碼，以利查復。我們願意為讀者服務，並盡量提高服務的效率，謹請讀者協力合作。

本社過去在辦事上最弱的一環是發行課（定戶課與發行課分開）。前已言及，協辦發行的職員是兼任的，事實上未能全力灌注，因之各地同業來函，時有擱置不復之事。我們對此極感不安，已分函各地同業致歉，並說明正謀改善。現已另聘職員，專任辦理，希望以後各地同業來函，能夠隨到隨復。

關於本社同人福利，我們盡力顧到，自從去年八月成立以來，迄今為止，已調整過兩次，（編者自己的薪水，從未調整，現在還是拿去年八月份的數目）每次調整的數目雖然有限，但是因本社經濟有限，一方面要顧到同人，一方面也不得不顧到社本（每次調整都是我們自動的，並非出於職員的要求。本社職員對於這個事業，有興趣，有熱忱，物質生活雖苦，精神生活却很愉快。

關於我們對外應付的款項，從無拖欠或延擱之事。過去二十四期中的稿費，除有二三筆因去函作者詢問匯款正確地址，尙未付出外，其餘均已隨時匯出。如有尙未收到者，請即函告，以便查理。紙張費，廣告費，印刷費，都如期一一照付。承印本刊的印刷所老闆，他說他做了二三十年印刷生意，還沒有遇到像我們這樣的顧客。我在任何忙碌的情形之下，總於應該付款的時候，在社裏恭候他來取款。

此外，還有一件事，該在此報告，即在過去半年中，本人從未參加任何政治的集會或活動。此事包括着兩個原則：一、一個刊物要維持他超然的地位，這個刊物的編者必須是眞正絕對超然的，二、我們這個刊物是全國自由思想份子的共同刊物，這個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國自由思想份子的共同的理想，這個刊物絕不 應為編者個人活動的工具。大家支持這個刊物是為了要支持這一個理想，而非支持任何個人；任何個人都不該利用這個刊物以達到他為了他私人利慾的目的。

尾語

在這嚴冬的寒夜，我已費了整整兩個通宵，向社會報告我們這半年來的經過。行文至此，東方微白，實已不勝倦困。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緊牙關從事這樣一種清寒艱苦的事業。讀者先生，讓我們大家鼓舞起來，挺起我們的胸膛，睜開我們的眼睛，冷靜我們的頭腦，堅定我們的意志，來從事具有新理想的新社會事業。大家來鼓勵我們，協助我們，支持我們。我們願在這兒毫不害羞地向廣大的社會宣告：我們認為我們今日所做的一種工作，就是一種眞正的「建國工作」！

三十六年二月一日

和談一年

吳世昌

國共和談，自日本投降以後算起，到現在實際上已不止一年。勝利的爆竹一放，蔣主席即電邀毛澤東先生至渝商國事，至再至三。毛先生終於來了，談了一個多月，發表了所謂「雙十會談」。但是內戰却一直在進行着，直到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昆明聯大師生舉行座談會，主張聯合政府，被當地軍隊壓迫而罷課，十二月一日軍官總隊打入聯大，炸死一個教員，三個學生，全國譁然，於是美國務卿貝爾納斯於六日發表聲明，要求中國政府擴大基礎容納「在現政府中無發言權而組織良好之各大集團」。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又發表聲明，重申此意，並在事前撤換赫爾利大使，以馬歇爾為特使調解國共紛爭，於是有去年一月十日召開之政治協商會議。在這以前，和談限於國共兩黨。政協會議則由各黨各派社會賢達一律參加，足以代表全國各方面人民的意見，所以我們不妨說：真正和談，起於政協，而政協到現在則恰恰是一年。

政協是由國民政府主席召集的。其公布辦法，說明：『本會議商定事項，由本會議主席提請國民政府實施。』而「本會議」主席亦即國民政府主席。故政協會議的職權實較參政會為大，因參政會只是一個審議諮詢機構，其議決案對政府是沒有拘束力的。政協所要討論的，據公布辦法規定有兩項：「和平建國方案」和「國民大會召集有關事項」。會議進行至第三天，政府下停戰令——這是今日共產黨要求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的理由——會議結果，商得和平建國綱領等五項協議，大要是（一）政府容許各黨各派參加，（二）共同遵守建國綱領，（三）縮編軍隊至全國一百二十師(包括國共兩方)，(四)保留國大舊代表而擴充名額，（五）改立法監察兩院為參衆兩院式的議會。其未獲協議部份，是修正五五憲草，另立小組審議。軍事由三人小組執行調處。在這裏尚須補一筆的，即在會議進行之中，莫斯科的三外長會議發表文告，把中國內政也當作一個「問題」，列在朝鮮與伊朗之間，其觀點與貝爾納斯和杜魯門的聲明差不多。這也構成了政協不能不商得協議的一個主要原因。

但在今日看來，政協雖然成功，其協議的「實施」却不能不說是完全失敗了。其實這也是即使在當時也可以推想得到的。會議開完以後，有的人痛哭流涕，如喪考妣；有的人咬牙切齒，磨礪以須；有的人虛驕狂妄，不可一世；有的人準備做官，醜相畢露。因此有馬歇爾所謂去年二三月顯然受人鼓動之群衆暴動（指較場口血案），有吵得不亦樂乎的二中全會，以及有憲草小組之延不召集。大概只有深受內戰苦痛，切盼國家復興的老百姓，真心在祝禱實施協議，和平建國。此外，則急於要取得中國市場的美國，也努力在促使中國能和平統一。

一年以來，和談之若斷若續，內戰之越打越兇，以致弄到今日之僵局，其實在政協本身即伏下了一個大根源，即承認國大舊代表是也。國大代表之應該重選，除政府的黨報軍報以外，全國一切報紙，一切輿論，乃至國民黨中的賢明分子，無不如此主張。舊代表之不合理，即撇開一切理由不說，僅就五五憲草第三十條之規定，已經喪失了法定資格四年之久了。然而中共及其他黨派居然肯承認舊代表。這在好的方面固可以說是對國民黨大讓步，相忍為國，在壞的方面也可以說以國民黨的舊代表換得在野黨派的府委政委，為了黨派利益而犧牲了選民利益。就政府方面而論，我覺得保留舊代表也是失策。因為如果政協以後能舉辦一次真正的選舉，以當時人民——尤其是收復區人民，對政府之懷念，所選代表仍是同情政府的多；這些新代表集議的國大，所制的憲法，必為人民所由衷擁護。如果中共自己不參加而要求「解散」，詆為「偽憲」，必將引起人民普遍深刻之反感，吾知中共不敢不參加，即不參加亦必不敢醜詆，不敢提作條件。而在當時會議中對此點讓步，中共亦必須有另外相當的讓步以符協議。不知政府誠何所愛於舊代表，何所懼於重選代表，而弄成今日尷尬的局面？

協議失敗之主要原因，當然是軍事衝突。軍事衝突又另有原因，馬歇

爾擊明所指出的大致正確，除了互相猜疑以外，在國民黨方面則『軍事與政治領袖公然宣稱：不可能與共黨合作，惟有武力解決。』『軍事支配力量使政府力量愈益薄弱。』換句話說，即政府不能控制好戰軍人，政府中亦有一部份人好戰，以『保留其封建統治』。我想共黨方面，亦有中共中央不能控制其軍隊的情形。在共黨方面，馬氏指出：『極端分子破壞交通，以便破壞經濟而推翻政府，完全不顧人民痛苦。』馬氏對於那一方面主動作戰雖未明說，意義却很顯然。而目前的局勢，中共也不諱言要進攻國軍了。

在民盟最近的政治報告中，認爲政協協議的失敗是由於東北問題之被擠出會外，未能獲得協議，內戰是從東北打開來的。這是事實。但民盟故意躲避這個問題的要點，即東北之戰，是由於蘇聯不履行條約所引起。政協以後，蘇聯也許以爲中共快要得勢了，也許頗有些懊悔中蘇條約中『中國中央政府』下面所加的『即國民政府』五個字，而且這懊悔竟見諸行事了。客觀地說，政協前後，最幫助中共忙的是美國，最不幫中共忙的是蘇聯。蘇聯在東北之延不撤兵，運走工廠物資，使她對於中國問題，有一個很長時期（此時期至今未完）不但對中國，即使對國際都沒有發言權，或難於措辭。蘇聯如不需要和平則已，如果需要和平，則中國之和平統一，對於她無論在外交、政治、貿易任何方面都是必要的。她去年在東北的行事，未免太唯『物』史觀了些。因此而引起的去年二月底全國學生要求蘇軍撤退遊行，加於政協協議的打擊，比國民黨的二中全會大得多，也可說二中全會是受了那次遊行的鼓勵。那次遊行是否有人主使操縱是另一問題，但遊行本身無論如何是應該的，因爲任何一國不能侵犯中國的主權利益。有許多青年是明知其有人操縱而仍願參加以表示其對東北問題的意志的，就蘇聯方面而論，即使認中共比較民主進步，存心把東北讓中共接防（如後來將長春交與中共），也不應該把物資運走，交我破工廠與中共。中共如果愛國，尤不應該坐視國家權益之損害而毫無表示。總之，東北問題使中共，連帶的使政協協議受了很大打擊，政府中頑固分子則利用了人民不滿蘇聯的情緒，否定了政協協議。

大規模內戰起於長春之戰，中共自蘇軍手中接佔長春後，如不以武力，而仍以談判方式與政府商議地方政權問題，不像新華日報那樣虛驕，也許內戰不至如此擴大。共黨的虛驕，使政府惱羞成怒，使馬歇爾束手，使人民遭了大殃。長春四平街既已打開了手，政府爲什麼不打承德張家口，蘇北？承德、張家口、蘇北的軍事順利，政府自然有勇氣召開國民大會了。以後伴着槍聲的和談，誰都知道是政黨間的「交際性拜訪」，不會有什麼作用的。民盟指出了東北問題，却躲開了蘇軍違約侵我主權問題，這當然不是民盟人士的智識不够，摸不到問題的核心，而顯然是怕開罪蘇聯和中共。

另外有一點構成目前和談僵局的，即憲草協議工作，在國大開會前始終未完成，僅由立法院草草審議一下即提交國大。這份審議工作，按政協協議是由各黨派共同商定的。工作擱淺的原因，無疑是由於國民黨一中全會中一部分人的怒吼。其關鍵則在地方政權問題，即國民黨要中央集權，中共要地方有大權，其餘各黨力主地方均權。此次政府所提四條件之一巳承認與中共協商地方政權，但國大旣開，憲法制定，共黨明白這個協商不會於她有利的，僵局也就難於打開了。

按照政協決議，國大應在政府改組後舉行。政府爲什麼遲遲不能改組，改組了豈不可以得到前年十二月杜魯門聲明中的經濟援助？這當然與內戰與和談都有連帶關係。但馬歇爾說得最乾脆：『在國民政府（實際上亦即國民黨）方面，對於余促成眞正聯合政府之一切努力，幾無不加以反對。』但我們也不必太重視馬歇爾的意見。這些反對者，當然自有其憑藉與根據。這些憑藉與根據，也值得作爲調人的馬歇爾反省一下的。然而即在「眞正聯合政府」尙未「促成」以前，所召集的國大及其所制定的憲法，馬歇爾是依然讚美的，雖然杜魯門最近的對華聲明，對於這個民主的憲法隻字不提。可是，就是這個民主的憲法，把目前的中國陷於最壞的僵局，雖然參加國大的黨派，可由此而達到「委曲求官」的目的。

在這裏，我們不妨討論一下去年政協前後，和此次政府要求恢復和談，政府有無誠意。我們認爲政府當局，顯然都是有誠意的，（若謂由於環境壓迫，則政治上一切措施都可說由於環境壓迫。）理由很簡單，打下去對於政府——即不說國家——無益處，政府利於和。眞正的聯合政府，只會使國民黨變爲健全强壯。至於所謂頑固份子，則自然別有用心，與國家利益乃至與整個國民黨的利益無關。頑固分子夢想美蘇大戰，眞是糊塗得

達如果有大戰他本人有無葬身之地都沒有想到。美蘇之間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過去最麻煩的裁軍和東歐五附庸國和約問題都解決了，便是最好的證明。這次以最熟悉中國問題的馬歇爾，準備出席三月十日的莫斯科外長會議，美蘇更不會因中國問題而有重大歧見。頑固分子的以中國問題而引起美蘇大戰之幻想是不易實現的。至於這次政府求和，中共指爲欺騙。但政府急於組聯合政府是事實，因爲否則五萬萬美國貸款將化爲烏有。而欲組聯合政府，自須盼中共及民盟參加。又試想這個內戰再打下去，消耗大而無外債，非至經濟崩潰不止。經濟崩潰則整個社會垮臺，此於中共也許有好處，對政府則絕對無好處。加以華盛頓、倫敦、以及也許再加上莫斯科，東也來個「不民主」，西也來個「不民主」，也不是好受的。目前客觀條件不許政府不和。所以政府求和，確有誠意。中共去年之參加協商，也有誠意，觀其承認舊代表可知。但現在則不想和了，也許要等解放若干失去的城市再說。

但中共也說要和平的，關鍵在所提兩條件。即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停戰令下時之軍事位置和取消憲法，這是目前政府所不可能承認的，中共亦早已知之甚明。然而仍欲提出者，殆即中共自己所謂軍事上已有把握。馬歇爾因此而去，軍調部因此而撤，美國對華政策，可能因此而改變。政府的態度現在已表明，中共民盟不來，力促青年民社兩黨參加政府。這兩黨現在眞是困難，不參加則時機難得。他們對於中共民盟之不參加，「其辭若有憾焉，其心實甚喜之」。因爲也許可以借此多要幾個名額，聽說已替代中共民盟而向政府要求否決權了。參加呢，這個政府並非金甌無缺，萬一中共得勢，其處境將較與國民黨打交道更苦，而且以後說話更無力。在國民黨方面，亦未必十分重視這兩黨，而以前之與中共民盟同爲政府之敵黨，經驗亦並不愉快。不過旣要改組，必須點綴，否則「憲」不起「政」來，也是麻煩。

我們覺得，中國的問題，究竟在國共兩黨。中國目前的需要，究竟是停止內戰，因此厭惡任何一方的「捷報」，歡迎不論由誰提出的和議。同情一切對於和平運動的努力，希望政治的力量，能控制「軍事支配力」。

一年來的和談，雖然迄無結果；政協的協議，雖然已經失敗；但政協的精神，却仍在伸張。今日任何方面，都說自己遵守政協原則，政協原則是民主的，可見得大家認爲不民主是可恥的，此其一。今日政府急於要改組爲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以爲非如此對於中國人民，對於世界潮流，沒有一個交代。但在十四個月以前，昆明聯大師生座談「聯合政府」，却遭到當地軍警衛鋒槍的包圍，受到昆明中央社「匪警」的誣蔑，此其二。從這兩點看來，不能不說是中國的進步。可是看看這一年來毫無結果的和談，以及正在魯南蘇北展開的大規模會戰，聽聽英國議會中對於中國問題的辯論，對着數字日增而用度日減的通貨，望着別母拋子、殺慷就道的壯丁，眞叫人寒心。一點點精神上的進步，敵不過一個民族絕望掙扎的痛苦。和平是可貴的，但中國的和平太貴了，也許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去換取。可是我們已經看到各黨各派不能負此重任，要靠人民自己來努力了。

在政協未開，馬歇爾將來華之初，我們即認爲中國問題只有中國人自已解決。要靠外人來解決中國問題，即使能成功，也是可痛心之事。現在馬歇爾一年的努力，已證明是徒然。馬氏悄然回去，軍調部美方人員也撤退了，不過中國近來幾個大問題，如聯合政府，如黨派會議，如地方政權，如保障人民自由，如美軍撤出中國，初初提出時無不被人目爲洪水猛獸，最後却終於使最保守的人也不能不承認是應該的，因爲潮流畢竟不可遏背，民主畢竟是全民的要求。以此例彼，則今後之和平統一，我們也不必過分悲觀。我曾經說過，中國今日已掛上了現代國際的民主列車，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旣已掛上，只好向前進。不肯前進的人也是徒勞的。萬一脫了節，翻了車，倒霉的是整個的中國，不肯前進的人也不會除外。

請注意：

第二卷第一期

三月一日出版

謹請從速定閱・一次先付二萬元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敬告社會賢達

謝扶雅

最近報章上常常出現一個名詞叫『社會賢達』。宅一方面跟官僚黨派不同，他方面也實在不像是老百姓，幾乎成了一種新興的特殊階級似的。中國是否有所謂「階級」，乃是另外一問題。要之，中國自春秋戰國而降的社會，除了「官」底一個集羣（此處所造集羣一詞，無非表示有這麼一批人，而並不含有團體組織底意味）而外，有士、農、工、商四個集羣。實際上本祗「四民」——士農工商，而官則是由士變來的。士而出仕，便成爲官，官而退居，仍復爲士；孔子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充分表示官士底相通。至於軍人的一個集羣，其高級軍官，還是官，即還是士，而低級兵丁，又無非是農民變出。所以唯有士，在中國社會上，獨占了最重要的地位。他做官時，便掌握了政治，他不做官時，便掌握了學術。可以說：一國的政教文化，世運民命，完全操在他們手中。士之足以轉移國家社會底隆汙興亡，自是當然的事了。

目前中國社會內的「士」，除了大部分擁入於在朝黨和在野黨而外，所餘留者，大致就被稱爲「社會賢達」的了。去年這時的政治協商會議中，「社會賢達」便與各黨派代表同構成會議的分子，扮演這幕「中國統一」大戲底重要角色。最近在創製憲法的國民大會中，「社會賢達」又被邀請參加。接着的一幕改組政府，恐亦免不了又會有「社會賢達」的一份。加以馬歇爾離華的廣播，給予政府以很強烈的刺激；延安方面的謝絕和談，更給政府以嚴重的不安；民盟不肯和政府合作，民社黨不願多爲政府效勞，青年黨也幫不了多少忙。國民黨到了今日，已有推車碰壁，水盡山窮之慨，于是目前漸有側重拉攏「社會賢達」之勢。

不單馬歇爾的聲明而已，現在國內國外的一般公論，幾無不對中國政治的窳敗，官僚的貪汚，同聲慨歎。國民黨飽受這種指摘，亦已不能悍然作『笑駡由他笑駡，好官我自爲之』的孤行。宅要維續其生命，當然只有向國史鈔兩篇老文章：一是『下詔罪己』，一是『宣室求賢』。頭一點宅還不肯做，恐怕有損威信，逼得惟走第二着，「旁求俊乂」。如果眞能虛心禮賢下士，吸收高明，注入新血液，佈置新陣容，將黨中被馬歇爾等人所稱爲驕橫腐敗分子悉予淘汰，而大量補充新血液，以改進其健康，則雖未明言「悔過」，亦大足表示「自新」。這樣，國事的前途縱尙難卜，但至少現政府的生命，定可以暫得繼續綿延。這是國民黨今日的隱情與苦衷，「社會賢達」而誠賢達，應未有不洞若觀火者。

顧「社會賢達」之自處則又將如何？「社會賢達」既屬于「士」的階級，而士的「出處」問題，向被視爲士應有的人格之重心，是大節，是學問道德生命的緊要關頭，而不敢出以兒戲。或爲「乘桴浮於海」，或爲「遂許先帝以馳驅」，均經愼重叮嚀，反復考慮，有若耶穌孑棲曠野四十晝夜痛切祈求以後，始下決斷之所爲。明如社會賢達，今日受到國民黨的拉攏，頭一個印象，難免不有「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的推測。然而第二個念頭：愛國之心，人所同具，拯危繼絕，義何敢辭，如果眞能出任要職，有裨於政治之革新，有助於狂瀾之可挽，亦未嘗非書生報國之良機？凡宅心厚重與常懷熱望者，每不多願以小人之心度人；今天國民黨既已多少具有痛苦的自覺，我們出來爲宅幫忙一下，料想已不比『與虎謀皮』。而且實在也是爲危難中的國家効勞，何忍再「東山不出」！要之，終比在旁說評，說一些不負責任的風涼話，態度要好得多：這也許是一部份社會賢達心中的想法。

有一個很顯明的場面是：縱使是國民黨裏邊的「黨國賢達」，也似乎分了三個階層。最上層是綰軍符的「名將」，第二層是掌財務的要人，最低層是沒有實力的元老或高級大吏。第三層要看第二層的眼色，第二層又受着第一層的控制。有槍的便任性動武，有錢的便貪汚公開：他們都是實力派。馬歇爾聲明中所指摘的，認爲中國平治的障礙物，主要便是這班人；所以他希望黨中較開明的自由分子，起而領導現今的局面，始可有一轉

機。我們爲之露骨地進加解釋，所謂較開明的自由分子，乃是不佔黨中優勢，無槍無錢底「尾巴」段——他們過去和現在，祇得跟着實力派走。這個明顯的狀態，很可以給社會賢達一個忠誠報導，和良好榜樣，現今政府延攬諸公，豈肯交軍權與公等？交財權與公等？亦惟廁公等於「尾巴」段之林耳！更具體地說：社會賢達可以被「封」做衛生、農林、教育、內政、……一類部長，當然更可以備位立法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等，至於財政部長、國防部長、參謀總長、……一類要缺，恕不奉邀。這樣，社會賢達豈不等於廟堂之點綴，恐未能發展理想與抱負，未能如夙願之眞可爲國効勞。爾時「賢達」則將拖疲於巨輪而隨聲附和乎？或將挂印封金而翻然別去乎？前者則同流合汙，可謂不「賢」；後者則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可謂不「達」。

推原政府所欲招致社會賢達者，在邀相參預建國大業，而社會賢達之有肯學優而仕者，亦無非爲了事業，爲了建設。然而當前尙有一同樣顯明的事實，便是中國到處還在猛烈打仗；烽火漫天，傷亡遍地，試問從何建設？怎樣建設？所以爲賢達們計，諸公而誠愛國，而欲救國，最急迫的第一步，必須設法停止內戰。諸公而自覺眞有代表人民的資格，那麼先請代老百姓——民國的主人——命令國共兩方不許再打！在這一點上，誠恐諸公也和我輩阿斗們一樣軟弱無能，沒有實力可以遏制武力派使其不打，然而諸公畢竟比阿斗們賢達得多，緬想當年孔不暇暖，墨不徒黔，披髮纓冠，救民水火，諸公豈不能效墨翟之奔走救宋？諸公豈不能自動聯赴延安，勸勿再興軍事？諸公豈不能趁今日政府之青睞之弓招，而遂晉言政府，阻勿遣兵？嘗聞印度有甘地者，爲求達某種目的，常常實行絕食，以冀「格君之非」。他又曾領導偉大的不合作運動可以號召老百姓相率不出壯丁，不繳糧，不納稅，不幫打仗者一切的忙。况且殷鑒不遠，我國不是有過五四運動麼，硬可以叫北洋軍閥政府，屈服！而五四運動的發作人猶不過一些學生哥——如果他們也算做「士」，畢竟還是小士，下士，而諸公鴻碩，實在無愧爲大士，上士，則諸公當更能發動百千倍有力的五四運動無疑。但諸公何以都不做，却祇去附驥「尾」？

筆者茲願掬誠奉告於社會賢達，建議左列數事：

一、社會賢達們必須自動聯合組織起來。組織才能發生力量，但不是更組第三、第四……黨。漢之東林，明之復社，都不算是政黨，然皆起過偉大的作用。過去的中國的士，大致偏於個人的學養，現代更須加添集體的學養——集體的研究和實踐。

二、社會賢達們必須發揮國民外交，尤其是對英美和蘇聯保持密切聯繫與協調。如果自己眞能收拾國是，自不致招致外國對中國的干涉，內不怕今日美國不盡合理的對華政策。中國的士以其優良傳統的學行，對於聯合國文教機構，宜可以多効貢獻。中國或者可能研究出——並示範某種社會主義哲學來提供世界參考，不像蘇聯的只有經濟的民主而顧不到政治的民主，英美的只顧政治民主而不管經濟民主。

三、社會賢達們必須「身先士卒」，領導全國青年學生羣與老百姓爲伍，服務他們，教育他們，使他們早日能不折不扣地成爲民國的主人。口口聲聲民主而不實行這一件事，中國永無『政治民主化』之可期。

四、社會賢達們必須盡力代人民要求國共兩黨都把軍權交出來，而且當仁不讓地自己來接收若干重要軍職，以爲過渡。書生並不是不能帶兵，曾國藩便是一個「士」的將軍。等到眞正人民作主的新國家新政府產出，纔作交代，而完成所謂『軍隊國家化』。

在這樣情形之下，現政府豈但可以答應延安方面要求恢復一月十三日的軍事狀態，連恢復到國民黨在北伐前一點地盤也沒有的狀態亦有何不可？地盤應該都是人民的，豈是國共兩黨可得而私——而且，請問究竟可以「私」到幾時？落得早點爽爽快快一齊都交出來。政府常常聲言要保衛人民身家性命，不得不負責維護地方。其實，從老百姓方面說：謝謝你們共產黨的軍隊，也謝謝你們國民黨的軍隊！我們情願不要一切正規軍，連保安隊警察也算了罷。我們需要絕對安定！如有賢良政府，九叩首請「無爲」而治！如果迫得兩個必要挑選一個，軍隊呢或土匪，他們甘愿碰到後者，不要前者。照作者一兩年來在鄉村的實地經驗，土匪一點不比軍隊更可怕！如果國共大家眞皆明白人民心理，兩方一切條件，彼此都無不可以答應。現在雙方都說爲人民，其實都絲毫不爲人民。人民如有力量，老早已叫他們都下來了。今日社會賢達的使命，便是淸淸楚楚地站在人民方面，言人民之所不能言，行人民之所不能行，獻身爲人民盡忠，動員爲人民服務，而至爲人民流血革命，亦所不辭。這纔是盡了中國優良傳統中所謂「士」者之天職。

政協周年之前 寫於金陵

評中美商約中的移民規定

韓德培

美國對於中國人入境，向有種種極嚴厲的限制。過去有名的所謂「排華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便是專爲限制中國人入境而設的。此次中美兩國簽訂商約，規定中美兩國國民彼此在他國境內，得依平等互惠的原則，享受種種權利。但是中國人「進入」美國所受的那些限制，在此次商約中是否已完全取消，或已獲得於我們有利的重大修正，實在是一個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問題。假如中國人仍不能比較自由的「進入」美國，則商約中對於「進入」美國以後所享受的那些權利之種種規定，便都成紙上空談，徒爲詞費。按中美商約於去年十一月四日簽字公佈以後，即曾引起我國各方面的種種評論。作者細察這些評論的內容，對於此一問題——即移民問題，似多未加注意。雖然十二月廿四日大公報載有沈作乾氏的一篇「中美商約中的移民條款」，但該文所述，並未能將此一問題之癥結所在，剖示國人，故仍不免令人有「隔靴搔癢」之感。作者茲擬專就此一問題，略抒管見。

中美商約對於移民問題，係規定於第二條內。商約第二條共有四款。照第一第二兩款的規定，締約國一方之國民，得享有「進入」他方領土之權利，以從事並經營商務、製造、加工及所定其他之種種事業與職業。而照第三款的規定，上述「進入」他方領土之權利，且應享受最惠國國民之待遇，即不得低於任何第三國國民所享受之待遇。這三款的規定，從約文上看來，確可謂平等互惠，不折不扣。但是第四款的規定，如細加分析，却使人禁不住對所謂「平等互惠」發生大大的疑問。

、第四款前段的規定是這樣：「本約中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爲影響締約任何一方有關入境移民之現行法規……」。拿法規的眼光來看，這種規定可說是一個「但書」規定；因爲這一款所加的限制，不僅是爲着前三款的規定而設，而是爲着全部條約的規定而設，所以不云「本條前三款之規定」，而云「本約中任何規定」。其適用之範圍，既如此廣泛，所以我們對於這種規定更應特別重視，不容輕輕放過。

我國法律對美國人來華，並未設定任何不合理的限制。但是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却特別對中國人仍保留着極不公平的待遇。已往專爲中國人而制訂並已施行多年的若干「排華律」，雖經美國國會通過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由故總統羅斯福批准廢止其一部或全部，但依美國「有關入境移民之現行法規」，中國人要想「進入」美國，受有種種極苛刻的限制，遠不能與第三國國民所享受的待遇相提並論。我們如對這些限制知道一個底細，才能深刻認識第四款規定所含的重大意義。

誠然，第四款末段曾規定：「且一九一七年二月五日爲限制入境移民而劃分若干地帶之美國入境移民律第三節之各項規定，亦不得解釋爲阻止中國人及中國人之後裔進入美國」，看來似如外交部發言人所云：「此種註明，亦可爲中國人應不受歧視之一種保障。」(見十一月十六日大公報)然當一九四三年美國廢止排華律時，上述一九一七年移民律第三節之規定(主要係將「排華律」之規定擴張適用於亞洲其他若干國家)，照理就不該再對中國人適用了。一九四三年廢止排華律的法案之所以未將上述一九一七年移民律第三節之規定，置諸廢止之列，與其說是美國廢止排華律之不澈底，毋甯視爲立法技術上之一種疏忽。縱認在這次商約中，因我方提起美方注意，始註明一九一七年移民律第三節之規定，不適用於中國人民，這點成就也不能說是怎樣了不起的收穫，更不能說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對中國人的歧視待遇，已因此而完全消除。

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對中國人之進入美境，依然有種種特別苛刻的限制。這些限制，既未因美國一九四三年廢止排華律而取消，也未因這次中美商約之簽訂而變更。玆可分下列三點，略加剖述（關於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因手邊無原文可以引證，祇能概括稱之）：

第一、依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除極少數特種情形而外（例如政府官員、游歷者、以及專爲求學而赴美之學生等），美國每年僅准許中國人一百零五名進入美境。這是一九四三年廢止排華律以後中國人才獲得的一種「優待」，是依一九二四年美國移民律所定的分配辦法，復據一九二〇年美國戶口調查的結果，以該年各國在美僑民之總數，與每年外國移民入美不得超過之最高額十五萬人，按比例計算出來的。這一百零五名，就稱爲「配額移民」（Quota immigrants）是每年可以進入美國的分配定額。按一九二〇年美國戶口調查的結果，該年在美之華僑，爲六一六三九人。然而實際上，其時在美之華僑，當絕對不止此數。在過去「排華律」實施期中，許許多多早已入境的華僑，因係「非法」入境，都是躲躲藏藏不聲不響的散居各地，不敢露面，一到實行戶口調查的時候，誰還敢向調查戶口的美國官員申報登記，自討沒趣？所以一九二〇年戶口調查所得在美華僑之數字，斷難認爲正確，也就不足採爲規定中國人「配額」的一個標準。再進一步說，假如眞想發展中美兩國國民間的友好通商關係，使兩國國民眞能彼此進入他方領土，從事並經營商務、製造、加工以及其他之種種事業與職業，以中國之大，每年僅可得一百零五名的「配額」，而反觀有些歐洲的小國，如匈牙利每年却可得八六九名的「配額」，捷克每年却可得二八七四名的「配額」，無論就利害或就情理上講，也都說不過去。這一百零五名的「配額」，實在爲數太小——小得太可憐了！

第二、中國人所獲得的這個「配額」，不但爲數太小，而且與一般第三國相較，還有更不利的地方。美國對於第三國之移民，除予以一定之「配額」外，且規定有所謂「非配額移民」（Non-quota immigrants）的優待辦法。這種「非配額」就是說美國准許其人進入美國，而並不算在其本國所享受的「配額」之內。然而這種優待辦法，却是中國人所享受不到的。試以第三國捷克爲例。如上所述，捷克每年可有二八七四名的「配額」，但是：

（一）假如有一美國人所娶之妻爲捷克人，而欲攜其妻入美居住，她便可獲得「非配額」的優待，就是她可由美國准許入境，而毫不影響捷克所享有的那二八七四名的「配額」。

（二）假如有一美國人嫁與一捷克人，而係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以前結婚者，該捷克人如欲入美居住，也可享受「非配額」的優待。

（三）假如有一美國人在國外所生之子女，雖隸屬於捷克國籍，倘其人欲攜其子女入美居住，這些子女如年在二十一歲以下，也都可享受「非配額」的優待。

（四）假如有一捷克人，欲往美國傳教，或任美國大學之教授，其人與其妻以及其十八歲以下之子女，也都可享受「非配額」的優待。

以上所舉的這些優待辦法，一般第三國國民都可享受，唯有中國人却不能享受。因之，凡是中國人，如想取得美國的入境簽證而進入美境，就得一個一個的在那一百零五名的「配額」中扣算。這一百零五名的「配額」，就中國人說，乃是名副其實的一百零五名，沒有任何假借之餘地。可是拿捷克來說，在名義上她固已享有二八七四名的「配額」，而在實際上，每年捷克可以進入美國者，却還遠在二八七四名的「配額」之上。以此和中國人所享受的待遇相較，是何等尖銳刺目的一個對照！由此可知中國人所享受的待遇，是遠不及第三國國民所享受的待遇。

第三、在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上，除以上所述者而外，中國人還有更受歧視的地方，試再以捷克爲例。假設有一捷克人，僑居北美之加拿大或南美之巴西，或西半球之其他任何國家，他的後裔雖係屬於捷克種，但係出生於上述之各國，這些後裔如想移入美國，他們都將被美國歸入其出生地之國家所享有之移民「配額」中扣算。這也是說從捷克方面來看，他們都可說是「非配額」的移民，對於捷克所享有之「配額」——或說對於他們的祖宗所享有之「配額」，絲毫不生影響。美國對一般第三國國民的後裔，都是如此看待的。然而很不幸，她對我們中國人的後裔，却非如此看待，而却設了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外。依美國的法律，中國人的子女，無論出生於那一個國家，祇要他的父或母是屬於「中國種」（Chinese race），他就必得在那一百零五名的「配額」內才有移入美境的資格。美國的法律上會特別註明，無論何人，如果他的血液內含有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

華人血」（Chinese blood），他如想入美境，就必須在那一百零五名的「配額」內去爭取一名。「華人血」之如此作祟，恐怕不是國內許多同胞們所夢想得到的。

依美國的法律，中國人所享受的「配額」之中，還有百分之七十五應該讓給住於中國本土的中國人優先享用。因此每年除中國本土而外，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在內）的中國僑民，如想「合法」進入美國，就祇能在剩餘的百分之二十五，亦即二十六名的「配額」內打點主意。照一年前的估計，在美華僑之中，其於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以後「非法」入境，而仍「非法」居留該邦者，爲數約在一萬五千人左右。他們天天都有被美國移民局拘捕並驅逐出境的可能。而這一萬五千人如想取得「合法」入境的資格，自亦非在這二十六名的「配額」之內等待不可。但要在每年二十六名的「配額」之內，使這一萬五千人個個都變爲「合法」入境，算來勢非等待到五千年以後不能達到目的。此眞令人興「俟何之淸，人壽幾何」之嘆！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白美國「有關移民入境之現行法規」，對待我國國民，殊不公平 已極顯然。如果我們在商約中還承認這種法規繼續對中國人適用，而不受影響，則從我們中國國民的立場說，不特商約中第三條前三款所規定的那些進入、居住、經商等等權利以及所謂最惠國待遇，多將成爲一邊倒的片面享受，就是整個商約的價値，恐怕也將因此被沖淡了不少。可惜商約第二條第四款偏係作如此規定，實爲一大憾事。誠然在第二條第四款內，倘規定締約國任何一方，保留有「制訂有關入境移民法規之權利」，似乎我們將來未嘗不可利用此種規定，制訂法規，以作限制美國人來華之武器。但作者究不明白，我們在今日訂約之時，是否已預存對美報復之意。假如已存心報復，則今日之簽訂商約，也就無多大的意義可言了。假如並不存心報復，那我們何不乾脆主張放棄此種規定，而同時堅持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中，凡對中國人所規定之種種苛刻而歧視的限制，應一律停止適用，而代以最惠國國民的待遇？

戰前華僑匯回中國的僑匯，每年總在四萬萬元以上，是我國平衡國際收支彌補國際漏卮的一大挹注。這些匯款，不是到外國去的中國官員、游歷者、學生匯回來的（他們是去花錢的，不是賺錢的），而是在外國做廚子、堂倌、海員、洗衣作、剪髮匠、汽車夫、雜貨商……的那些華僑匯回來的。他們大都是以出賣勞力換取外匯的，有人說中國最有價値的出口，不是桐油、豬鬃、茶葉、皮毛等等，而是人口，作者亦深具同感。從國家的經濟政策着眼，我們對於移民問題，應該很審愼的和別國商定一比較圓滿的解決辦法，不當聽其自然，任人擺佈。我們豈可容許美國現行的移民法規對中國人之歧視規定，仍照舊適用？外交部發言人曾云：「美國國會於一九二三年通過法案，規定所有一切商約，必須明文規定不得影響現行移民律，以及將來制定移民律之權」。言外似謂我們不便主張美國改變其現行移民法規中對中國人之苛刻限制。姑不論美國國會的這種規定，乃屬該國國內法上之問題，不能絕對持爲對外之藉口。即以此次中美商約第二條第四款末段的規定而言，既可於商約中明定一九一七年移民律第三節之規定，將不適用於中國人民，則何以不可於商約中也明定所有美國現行移民法規中對中國人特別歧視之規定，對中國人將不復適用？我們又何必因美國國會曾有上述之規定，便自覺不便有所主張。

要之，中美商約第二條第四款關於移民問題的規定，並未能將美國對中國人入境的種種不合理的限制，澈底取消或作重大的修正，令人頗爲失望。爲了重視於我國有利的經濟政策，爲了維護我國在海外許多僑胞的切身利益，爲了希冀中美兩國國民眞能彼此「友好往還，互惠平等」，作者以爲關於移民問題，我們於有修改中美商約的機會時，應該提出力爭以下的三點：

（一）假如美國不願中國國民毫無限制的「進入」美國，美國便應允許增加中國國民每年入美之「配額」。

（二）凡「非法」入境之在美華僑，如已往在美並無犯罪之記錄，而確係從事或經營正當之職業或事業者，應一律視爲「合法」入境，准許其在美居住並享受其他種種權利。

（三）凡專爲中國人或中國人之後裔而設之歧視待遇，應一概廢止，不復適用。**中國人所享受之待遇，不得低於任何第三國國民所享受之待遇。**

現代財政動向與中國財政政策

伍啓元

從地理發現和現代國家興起到現在，世界財政政策和財政理論，曾起了幾次重大的變化。一九一四年以來（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世界財政的理論、政策、措施、制度，都有新的變動和發展。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的中國，我們的一切都與世界息息相關。因此我國的財政政策，亦應追隨世界的潮流，而不應孤立地違反現代財政的動向。在這裏，我們先將對現代世界財政動向作簡單的分析，然後指陳中國今後應有的財政政策。

在沒有分析一九一四年以後世界財政動向以前，我們首先簡單敘述十八世紀中葉至一九一四年（以後簡稱十九世紀）西洋社會財政的特徵。那個時期的財政，是與重商主義時期的財政完全不同的。在重商主義時期（由地理發現至十八世紀中葉），財政是經理君主收支的「私人財政」，其根本原則是「量入為出」，財政收入是以官產收入和特權收入為主，財政支出則注意於富國強兵，在收支不相抵時君王亦常作私人的借貸（但沒有現代意義的公債），同時理財者是很注意貴金屬的積聚的。十九世紀的西洋財政便完全不同。十九世紀西洋社會有兩個特點，一是民主主義的發展，一是資本主義的興起。在這雙重影響之下，產生了以英國亞丹斯密及李嘉圖等的學說為代表的經典學派。經典學派的財政理論和當時西洋的財政政策，具有如此的特徵：

（一）公共財政——所謂公共財政，就是財政公共化或國家化。無論就法律上或就理論上說，財政的收支都是為公共或整個國家的，國家財政斷非一黨一派或當權者個人所能私行使用、擅自支配的。

（二）人民控制——即國家的收支，應一律由民意機關控制，一切公開，一切取決人民。此為民主財政的重要原則。甚至戰時財政，亦須公開，亦須受民意機關的控制。例如英美以至日本，她們在戰時財政收支亦是按時公佈，並由國會審查的。

（三）量出為入——公共財政的原則是「量出為入」，與過去的「量入為出」相反。原因是這樣的：在民主國家，財政或預算是人民控制政府工具。人民行使政權的方法，第一就是控制國家預算案。大凡政務推行無有不花錢的。人民控制着預算，決定該花多少錢，該給多少錢，就等於控制了施政的方針。因此在民主國家裏，民意機關先決定行政計劃，然後根據施政計劃決定財政支出，最後才根據財政支出決定財政收入。

（四）縮減支出——十九世紀西洋國家因為認為國家活動應減削到最低限度，認為國家行政是一種消費或且浪費，應該盡量減少，所以認為財政支出，也應盡量節省。

（五）收入依受益原則——支出既不多，則收入亦不宜太多。經典學派認為租稅徵課首應依照受益原則，只向受益者徵收。其次，經典學派十分注重財務行政中如明確、便利和經濟等原則，認為租稅應符合這些原則。此外十九世紀認為租稅應以財政收入為目的，而不應以推行經濟政策為目的。在這些原則之下，十九世紀側重於間接稅和反對直接稅。例如一八五三年英政治家格蘭斯敦競選時即主張完全取消一切直接稅。他們主張財政不能做推進任何經濟政策的工具，財政只是為財政而財政。

（六）收支平衡——經典學派以收支相抵或預算平衡為美德。

（七）不同意發行公債——認為公債增加將來的負担，所以應該盡力減少。

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財政理論和財政政策都起了重大的變遷。這兩次世界大戰，其社會經濟的意義非常重大。本來任何一次大戰對社會經濟都有很大的影響，例如拿破崙戰爭就是由封建經濟轉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關健。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世界各國社會經濟，現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因此財政政策，亦起了新的變化。

從一九一四年到現在，有三種歷史事件使財政理論和財政政策起了重要的變化。第一是戰爭本身。在這兩次戰爭，戰時財政使大家對財政的看法完全不同，這對於下列五點特別明顯：

（一）支出——財政支出在這兩次大戰中都十分膨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等國的戰費竟達她們國民收入三分之二，日本等國家還要超過，這使大家知道如果有必要，一個國家的支出可以增加到多大的程度。不但如此，在這種巨大支出中，因能維持完全就業並增加生產，結果大家了解可以利用財政支出去達到這兩個積極的目標。

（二）租稅——由於戰爭的需要，租稅上由「能力原則」，代替了「受益原則」，而租稅的積極目標，代替了單純的行政的原則。不但如此，租稅並且被看作一種重要推行經濟政策的工具。在這些影響之下，各作戰國家直接租稅均大爲增長進步，其範圍之廣稅率之高可謂空前。這是很自然的，大戰需要消耗大量金錢。當然應向有能力負担的（亦卽富有階層）抽稅，這就是直接稅。這次歐美士兵作戰的口號是：『吾人非爲百萬富翁而戰』，『亦不爲製造百萬富翁而戰』，這是值得注意的。

（三）收支關係——這兩次大戰明白表示出任何國家的財政收支都可以不必平衡。只要這種不平衡不引起惡性通貨膨脹，則赤字財政不一定有害。

（四）公債——根據兩次大戰的經驗（特別是第二次大戰），公債可以大量增發。從前的人認爲公債是增加後世子孫的負担，現在則認爲不過改變一下未來財物分配的狀況而已。

（五）通貨膨脹——兩次大戰，使大家對通貨膨脹影響的認識加深，從這一次世界大戰，戰後通貨和此次大戰中國及其他通貨膨脹，使大家了解赤字財政如引起惡性通貨膨脹，則必會引起無窮的災禍。

一九一四年以後的第二個重要事件是一九三一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不景氣，也使財政政策作極大的轉變。在救濟恐慌政策影響之下，發生了如次的財政政策的轉變：

（一）財政應該爲施行經濟政策的工具，支出不只是爲執行政務，更是推進積極的政策。欲救濟失業，增進社會繁榮，只有增加支出，興辦公共工程。

（二）租稅收入亦以推行經濟政策和增進社會繁榮，爲主要目的。

（三）收支關係則一反過去經典學派所主張的收支平衡，而主張支出可以超過收入。大量公債亦可於有計劃的政策下舉辦。多花錢可以增加社會繁榮，必要時溫和而非猛烈的通貨膨脹也是有益無害的。

一九一四年以來第三種重大事件，是社會主義或社會改革運動的興起，一方面爲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抬頭，另一方面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安全政策。這個趨向承認人人有滿足生活慾望的權利，每一個人由出生至死亡，若有失業飢餓，均應由國家負責。在這種觀念支配之下，財政支出因國家要發兒童津貼，要發失業救濟金，要發疾病津貼，以至年老退休金等等，不能不大爲增大。今日先進國家既要將貧窮這個字由字典中剔去，就不能不增加了財政的支出。不但如此，在社會主義運動之下，財政更要負担許多新的責任，其中最重要的是創造國家資本和發展公有事業。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財政收入與支出，去平衡社會財富和國民收支的分配。

綜合言之，最近世界各種社會經濟變動，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經影響到各國財政政策，使一反過去的觀念。

在世界財政已有如此大的變動時，戰後中國應有的財政政策是甚麼呢？在過去數年間，一直到現在，中國實在沒有什麼財政政策，只是相機應付而已。我們認爲今後這種辦法必須糾正。我們願意提出八點，作爲今後中國財政政策的基本原則：

（一）實現財政的公開。財政要國家化，由人民實行控制。

（二）必須「量出爲入」。現在我國還是「量入爲出」，國家靠核預算，尙無精密計劃。

（三）支出方面，應利用財政支出去推進一定政策，並維持經濟繁榮。支出必須適合建國的需要：

（甲）除維持一般政務外，應能顧及推進經濟建設。

（乙）支出要以實現社會主義或民生主義爲目的，中國過去情形是與民生主義背道而馳。

（四）完成直接稅體系（指眞正現代化的直接稅體系），達到分配的平衡。

（五）收支不必平衡，最要緊的是要有整個的補救計劃。

（六）大量發行公債。在這個政策實施以前，應先樹立政府業已失去的信用。

（七）大量發展公營事業，而以其收入來支持財政支出。

（八）由立法機關控制鈔票的發行，停止目前在進行中的惡性通貨膨脹，並由立法機關控制發鈔，以阻止將來可能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但同時也應許可溫和通貨膨脹。因溫和通貨膨脹，有時是必要而且是有益無害的。

物理戰爭

劉朝陽

（一）

正像封神傳裏所描述的仙人法寶一樣，對於一般人說起來，現代戰場上所使用的許多新武器都因為原理深奧，結構複雜，不易瞭解而含帶着濃厚的神祕色彩。在知識發展的過程上，人類原來常用科學的研究來打破多少事物的神祕性，但是這一次，這些新軍器的神祕性却反而實在起源於科學，這種現象正可表明，現代科學的發展已距一般人的知識水準過於高遠了。

在剛才結束的這次戰爭裏面，尤其是後半期，物理學的重要已公開地被認為超過於其他別門科學，這也可以說是物理學的發展在這時期恰已到了成熟的機緣凑合而成。前幾年好像就已有人曾經大聲說過，二十世紀這短短幾十年的科學研究的成績，如果不是已經超過，至少亦應已經等於過去人類幾千年的總成績，而二十世紀物理學的成績特別優越，殆又可以抵得過其他許多科學的總和。這種說話是否過分誇獎了物理學家，使他當之有愧，這裏姑不細辯，近年來物理學的進展神速，遠非其他各門科學所能望其項背，却幾乎是大家都已公認了的事實。概括說起來，這幾十年物理學進展的結果，首先是理論方面翻新了幾次花樣，把許多基本觀念都完全改變了面目和意義，次則理論和實驗兩方面都跨進了這樣精深微妙的境界，獨可使人迫近，至少可以說是已經幾乎迫近了我們這個宇宙的最後的根本問題，再則就是能和物質的關係的研究，造就了這樣好的成績，不僅可以應用於原子核，發展為原子彈這種新軍器而獲得可以驚異的結果，且在不久的將來恐將根本改造了全世界。

剛才結束的這次世界大戰現在似已公認為物理戰爭。但是這種認識實在是到後半期才漸明確，當在初期，就連英美國人也還並不十分清楚，雖在歐洲戰場初鬬的時候，德國用飛機來投放在倫敦泰晤士河的磁性水雷實已象徵了這次戰爭的物理性，記得美國開始捲入戰爭的漩渦的時候，政府曾經召集許多科學家來參加動員會議，物理學家亦在其列。可是這次物理學家的得被寵召，就曾被幾家報紙連譏帶諷地大加奚落，大意是說，物理學家平日只知專心研究原子電子等虛妙物事，對於這次實際戰爭，果能希望他們貢獻一點什麼呢？當時有幾種科學雜誌的編輯人就舉應用光學方面所製出的軍用鏡子等事來為物理學家解嘲。但不料到一轉瞬間，物理學後來乃在這次戰爭上佔據了這樣重要的地位，幾乎可以抹煞了其餘的一切科學，而且他之所以重要，却正在於原子電子等虛妙物事的研究！科學原很發達的美國人的觀念尚且如此，亦正難怪知識幼稚的一般中國人士對於物理學非常隔膜，不能認識清楚了。

物理學在平日都被看作不切實用的科學。正在抗戰期間，曾有中國的科學家彈起老調，大聲疾呼，苦勸旁人去集中全力於研究實用科學，並向政府提議，請其儘先注重應用科學的研究，而以研究理論科學者虛擲光陰和精力於無用之地為深覺可惜。他們似說應用科學應該提倡鼓勵，非應用的科學就該暫被忽視輕看而擱置一旁，至少對於國家應該如是。這種眼光短小的議論就是向來中國提倡科學的人的口頭禪，也就是中國科學始終不能發達的一個主要原因。物理學在中國的被人忽視輕看，已非一朝一夕！

其實科學的研究在出發的時候並不能劃分爲應用和非應用的兩路，通常所謂應用科學，乃係運用理論科學的結論於有關實用的題材上去，不復原原本本地去推演那種結論而已，當然並不是脫離廢棄了理論科學而另自有應用科學。就是從事於應用問題的研究的時候，仍須貫澈理論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就因爲這個緣故，有一位美國科學家曾在一本科學書的序文末尾，慷慨地說，一個國家的理論科學如不發達，這個國家的文明就只有腐化墮落！又在科學史上，大造福於人類的許多發明都爲當初毫無實用觀念的理論研究所得到的結果。除開前此的例子不舉，單是這次物理戰爭裏面最可使人駭異的這個原子彈就可以糾正那專欲注重應用科學的人們的謬論了。原子彈實在可以說是近世理論物理學的直接的結晶。

在表面上，兩顆原彈子結束了這次世界大戰，而在實際上，這個原子彈卻惹起了更嚴重的局勢——在科學競爭尤其是物理學的競爭後面隱隱約約地早已埋伏着更慘酷的將來的世界大戰。復員尚未完畢，和議尚未完成，而歐美各國政府的注意早已移到別方面去，暗地裏在那裏更認眞地進行着物理武器的研究，在物理學的數理和實驗兩方面爭取時間，爭取優越。誰先發明，誰就可操勝算；誰的發明更爲優越，誰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勝負之分，早在實驗室裏已可判明，不必待諸實際戰爭的進行。看起來將來的戰爭如果發生，凡是參與的國家——而且在形勢上，世上不論那一個國家恐都不能不捲入漩渦——分明已都注定了只有三種結果：除非完全勝利，就只能完全屈服，或完全燬滅，燬滅得這樣澈底，不但國人同歸於盡，雞犬不留，恐連其他諸小生物也遭殃及。就因爲這樣，所以這次戰爭結束以後的各國政府當局的心理緊張，實且較諸戰爭的時候爲甚，假如大禍臨頭，不可終夕！而對着這樣嚴重的形勢，久甚貧弱而科學又素來甚不發達的中國政府和人民應該怎樣集中全力來圖謀一個對策才好呢！

在報紙上看到美國來華的某名教授的演講，乃以中國人時常提起將來的戰爭爲頗有希望這種戰爭發生的嫌疑，覺得甚爲詫異。其實這是誤解。中國人受了過去孤立無助的幾年戰爭的慘禍，已如驚弓之鳥，再也不會有好戰的心理，但亦不能不提心吊膽，恐懼於覆轍的重蹈，預爲假定萬一再發生戰事而作未雨綢繆的計畫，此亦正與美國杜魯門總統對海軍學生所說隨時都要預備事變的話同一意思。可恨的是，將來如果再有一次世界大戰，那一定是更爲殘酷的物理戰爭，而物理學在中國現在還是這樣幼稚，簡直說不上可以預備一點什麼。這正是一向被人忽視輕看的慘果！殷鑒不遠，我們自然應該趁早多方設法，迎頭趕上前去。政府當局和各政黨的領袖似乎都該把他們的注意集中在這一點上，先爲全民族的存亡設想，不該再在那裏撒嬌賭氣使性，斤斤於一黨，甚至於一個人的利益了。

最近的過去，中國抗戰了八年，總算最後還能光復舊時山河，這事自很值得欣慰，但是平心地說，這是由於徼倖的成分者多，由於預備自衞的實力者少，所以在這最後的勝利到來以前，危險的或然度實在是太大了。將來如果再來一次世界大戰——我不妨再鄭重聲明一次，我們中國人實在不會並且不敢希望再來一次大戰——由於物理學的神速進展，傷亡的慘酷眞不知道還要放大多少倍，簡直不是我們現在所能估計。我們難道還能故步自封，不自長進，仍讓徼倖來支配全國家全民族的命運嗎？

（二）

以剛才結束的這次戰爭爲物理戰爭，而以前此許多次戰爭爲非物理的戰爭，這種分劃實不能說是很對。在實際上，人類自有戰爭，就都可以說是物理戰爭，因爲戰爭的方法和使用的武器全都合於並且應用了物理學的原理，他同物理學的關係常比其他科學爲密切。不過人類的文明逐漸演進，物理的知識從淺到深向前發展，武器的製造亦隨而從簡單到複雜，依次進化。最晚近的新武器配合着最近發展的物理學，自應顯得含帶着濃厚的物理色彩；至於古老陳舊的許多武器所配合的物理知識則已退爲一般的淺近常識，好像不一定隸屬於物理學的專門範圍，漸爲世人所不注意罷了。

原始的人類在穴居野處的時候，用以防禦禽獸或抵抗別人侵犯的武器，乃是用石或骨來製成的刀、槍或斧。這石和骨兩種材料被人選用以及刀槍或斧的幾種形式的選取就是原始的物理學，前者爲物性的研究而後者則根據力學的原理。隨後物性的研究範圍擴大，知識亦更進步，乃用金屬的材料來替代石和骨，製成更銳利而耐用的武器，人類的文化遂從石器時代進入銅鐵器時代。到了後來，更發明了那可以施用於較遠距離的弓矢，則分明應用了那從位能變爲動能的原理。石弩石礮的結構亦差不多。

自將火藥應用到戰爭的武器上去，製造爲射擊遠距離的槍礮，戰爭的

性質又進入另外一新階段。不過從原始的火爆到高度的炸藥T.N.T.，從原始的鳥槍到能射過七十公里的遠程大礮，炸力的大小和結構複雜的程度雖相差甚遠，不可同日而語，但概括起來說，他們的主要部分還是都同應用那物態變化的各種特性和力學上的基本定理。記住！火藥原是中國人最先發明的一樣東西，但是國人始終只拿他製造爆竹、焰火等等，專作游戲祭神之用，傳到歐洲以後，才被人用來製成殺人的新武器，而且製作時刻進步，日新月異，最後乃發展爲現代所用的新式槍礮。中國人呢，雖是發明火藥的祖師，却在槍礮的製造方面始終趕不上外國人，一直到今天。

此外還有戰爭的時候必不可少的運輸工具，如陸用的車，從原始的手車、牛馬車，到現代化的坦克車、鐵甲車，水用的船，從原始的木船到現代化的軍艦和潛水艇，以及空用的飛艇飛機，這些軍用工業的發展，亦同其他機器工業一樣，都在物理學的基礎上面建設起來。工學同物理學是分不開的。物理學可說是工學的母親。各門工學殆不過是物理學沿着細小的題材去發展而成的旁支，且在任何時間都不能放棄物理學的原理和方法。

至在剛才過去的這次戰爭裏面所有比較純粹的物理學的產品，首先可舉無線電。他在戰場和後方的活躍情形是我們所親自見聞的。依據現代物理學的理論，就他的廣義來說，光就是輻射，也就是電磁波。無線電波也就是電磁波。電磁波的波長從極短到極長，所包羅的範圍實爲甚大。早年的時候，無線電上都喜歡用長波，因爲他能遇到障礙物而不改變。較短的波呢，能力較大，在遇到障礙物時，通常要發生反射等作用而有所改變。但在最近過去的這次戰爭開始以前，就曾有人在英格倫海峽的兩岸，利用短波無線電在金屬鏡面上的反射作用而得到指導方向的良好效果。記住，普通無線電波係向四面八方一樣地傳播開去，不能專指某一方向。戰爭起後，歐美無線電學者遂設法使短波無線電專朝一個方向傳播，同時並使收電波的器具的靈感度大大提高，可以收取那在指定方向遇到某物而反射回來的無線電波。這是我們現在所通稱的雷達了。案在當初，希特拉原想每天集中多架飛機來轟炸英倫，把他完全燬滅了，但是到底沒有達到他所預期的戰果，就因爲英國的防空嚴密，在德機未到領空之前，早就有雷達的報告，得知德國飛機的飛航速度和方向，在事前就派本國的飛機去迎擊攔阻他們了。

其次，製造飛機的新興工業，現在似比任何其他工業爲更直接關聯於物理學一點。各式飛機的製造，都須常以航空力學爲依據，他是新近從流體力學分衍出來的一個旁支。在剛才結束的這次戰爭裏面，大家都在設法加速飛機的單次航程和提高他的速度。這兩方面雖都獲得相當的成功，但仍受力學的限制，所得成績還不能令人十分滿意。現在知道，德國的飛機製造家曾想設法在飛機身上加裝火箭炮式的發動機，以求每小時一千公里的速度。這個設計自然沒有實現。直到現在爲止，飛機的速度只在急劇下降的時候，偶然達到每小時六百公里左右，似乎還不能超過每小時約七百五十公里的聲波速度，乃因爲聲波的力學作用 Mechanical effect 常使飛機迫近聲速的時候，機身週圍要掀起劇震的波浪，使飛機失去昇力，無法控制而得粉身碎骨的慘禍。將來必須先能設法克服抵消了聲波的這種力學作用，才能迫近，超過聲速而大加發展。

但據目前的情形來說，這次物理戰爭的最好標幟還是原子彈，一方面固因爲他的破壞力空前之大，曾在日本國裏一再嘗試而表現那駭人的效果，惹起世人注目，他方面亦因爲他確實是近世物理學的直接的結晶，是從數理方面推演出來，然後再在物理實驗室裏研究成功的東西。正當本世紀開始的時候，物理學家用很小的微粒來碰撞一個原子的試驗結果，得知一個常態的原子含有一個核心，稱爲原子核，帶有正電，且爲原子的質量所集中的地方。後來又從數理方面推知，存在於一個原子核外面，帶有負電的若干電子，其分配的情形可以看作時刻在作繞核而行的運動，恰如行星之繞太陽。這些電子和原子核這兩部分東西組成了一個原子。普通物質所有各種物理的和化學的性質都起源於核外電子，與原子核無涉。原子核是體質很小的一個單位，通常看似一個最後單位，不能再分。但後來物理學家又在地上發見幾種含有放射性的元素，其原子會自動地放射出γ輻射，一種頻率很大透射力很强的輻射，或α微粒，就是氦原子核，或β微粒，就是電子，因而變成別種元素的原子。從這些放射出來的東西的能量以及別種特性，可以斷定他們的來源，並不是原子核外的空間，而正來自原子核。故知原子核還有相當複雜的結構，而所謂放射性元素，乃就是他們的原子核會自然發生崩壞的元素。後來物理學家又用人爲的方法，可使原來並非放射性的元素的原子核亦會發生崩壞作用而放射出上述那幾樣東西

——此外有時還放射出別種東西。通常有兩種人爲的方法可以促成普通原子核的崩壞作用，就是，使能量很高的輻射去照射那個原子，或使能量很高的微粒去碰撞那個原子。前者因吸收了很大的能量而變成不穩固的原子核，後者則因爲併吞了來撞的微粒之後，變成了一個不穩固的新原子核。不過這種原子核崩壞作用通常爲放出γ輻射或一個微粒出來，這樣放射出來的微粒的質量小至不能同其剩餘的原子核部分相比。再後來物理學家乃又發見少數極重的元素的原子核亦會因爲人爲的方法而分裂爲彼此質量幾乎相等的兩部份，恰如一個水滴可以分裂爲大小幾乎相同的兩個水滴一樣。這種分裂作用通常要放射出極大的能量，乃是毀滅物質而變成的能量。一克物質可以變成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爾格能量—原子彈的主要結構就應用了這種原子核分裂的作用，並且設法使多次這樣的作用連串起來，故其最後所得的能量就是歷次分裂作用所放射出來的能量的總和。這種能量非常大，可從廣島、長崎兩地被炸時所遭毀滅的生命和範圍想像得到。

此外如上述的磁性水雷和後來盟國飛機偵察德國潛水艇時所用某種磁性機械，都應用了普通的電磁原理製造出來，高空投擲炸時所用的投準器和這次戰爭末期出現的德國炸彈，則以普通力學爲依據，聲學方面貢獻了潛水艇探聽外界消息的機械，光學方面則貢獻了軍用望遠鏡和高射炮手憑藉以探測敵機飛行的方向、速度和遠近的測量器。大礮和飛機等的製造都須用特種合金，其成分如何，各守秘密，不肯洩露，現在應用了光譜分析的方法就容易揭露這個秘密。天氣的情形對於飛行非常重要，現在則可應用氣象學來作預告。諸如此類，幾乎無處不以物理學爲依歸。物理戰爭！誰能說他名不符實呢？

（三）

將來如果還要發生世界大戰，物理的武器究將會造詣發展到什麼程度？這似乎是關心人類的命運和國際的形勢的人們以及各國在位秉政的當局所亟想知道的一件事體。但是對於這一問題，現在的軍事學家既不能有所預言，物理學家亦正未敢多所預測，他的原因乃爲從現在起，武器的發展將緊隨物理學的研究而日新月異，而根據過去的經驗却可以明白，物理學的進展實在沒有什麼固定的路線可以預先指出。例如十九世紀末期，物理學家們都相信，這個宇宙裏面的物理知識都已求出，此後再沒有什麼重要發明，最多僅能增加精密的程度，多加幾位小數點而已。但這種說話的口沫未乾，放射性元素和X光線就被發見，幾乎引人到了一個新天地—又如從前許多物理學家都相信原子核爲一種最後單位，不能再分，而放射性元素的發見和人爲方法促成原子核崩壞作用的成功，又知原子核實爲尚可再分的一種複雜結構。最後如二十世紀初期的物理學家尚僅知道質子和電子兩種基本微粒，而此後幾十年的很短時間，就發見了中子，正電子等許多基本微粒的存在。

但是對於目下無從求出明確答案的這個問題，分明有許多人在那裏徬徨焦慮。愈是焦慮，愈是徬徨，則又愈想揣測那未被揭露的秘密。常見街頭巷尾有許多男女圍集在瞎子先生的面前求神問卜，正是這種徬徨焦慮的心緒所驅使來的。現在不妨暫時權充一次瞎子先生，爲面前的善男信女占卜一下，將來的世界大戰該是怎麼樣子。究竟靈驗與否，自然只有天知道了，誰亦不敢担保。

仍從原子彈說起。我們都知道，轟炸廣島、長崎的原子彈，係用鈾或鐠或鈾和鐠這兩種元素來製造成功的，主要的結構是要利用他們的原子核在分裂時放射出來的極大能量。現在鈾的產量不多，原料就有問題。單從這個問題着想，原子彈的將來發展分明有三個路向：第一是探測鈾鑛的蘊藏，期能發見多量的鈾來製造多量原子彈。第二是設計一種特別的物理條件，設法使那產量原已甚多的較普通的若干重元素的原子核發生同樣或更有利的分裂作用；還有一個計畫，乃是設法從那產量甚多的普通的重元素製出人造的鈾來。依據目下原子核物理學的進展趨勢，後二者都很可能做到。又將來恐怕會使更多次的原子核分裂作用連串起來，得到更大的總和能量，因而顯出更大的破壞力量。

原子核的物理作用很多，都是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而回頭過來進行的，物理學上通稱之爲可逆作用。在適宜的條件底下，鈾和鐠的原子核的分裂作用也許是可逆作用；也許別的兩種輕元素的原子核會被結合而成爲一個重元素的原子核。這同分裂作用相反的作用乃須從其週圍吸取極大的能量，這吸取能量作用也許能在觸媒或其他特別的物理條件底下實現出來。如果能將這種作用連串起來，自又可以利用他來製成一種新型的原子彈，將使炸後的區域的能量盡被吸收而釀成極大的災害。有一次曾見報載，德國科學家在戰爭後期曾經設計製造一種原子彈，可使範圍很大的區域完全凍結爲冰云。這個報告如果確實，也許就是這樣一種原子彈了。

在將來的戰爭裏面，大概不僅飛機帶來投擲的炸彈是原子彈，飛彈，火箭炮，以及要塞大礮的子彈恐將都是原子彈了。飛彈和火箭炮的特種裝法或將替代現在的高射礮而爲防禦空襲的工具，因爲所用的子彈已爲原子彈，而原子彈的擊中範圍甚大，防禦的效力將亦甚大，輕易不能讓那帶着原子彈的飛機進入領空。要塞大礮的原子彈則將阻止敵人的軍艦於相當遠

的距離以外，沒有駛近要塞來侵襲的機會。

原子能的應用分明將不僅在原子彈的製造上面。車船及飛機的發動力都將改用他，效力大而能持久，軍艦和飛機將都可以長期航行，再也沒有中途建設基地的必要。改用原子能後，載重甚大的巨型飛機將成爲常見的東西，很輕很小而很靈活的小飛機亦將出現。將來的航空力學研究恐怕終會設法抵消上文說過的那種聲波的擾動作用，使飛機的普通速度可以追近並且超過聲速，甚或達到每小時一千或一千以上公里。

除原子彈外，一般人很早就幻想着，將來會有一種死光，一經照射之後，人就會死，實則這種死光可以說是現在已經發明，因爲現在已有頻率很高的輻射，確實可由照射而殺死人。不過這種輻射似乎沒有法子可以利用他來做一件戰爭的武器，因爲他在穿透多少厚的空氣或他種物質之後，他的能量就被吸收淨盡了。據今所知，頻率最高的輻射乃爲一種宇宙線，但就因爲這個吸收作用，完全不適宜於直接用在戰場。不過原子彈的另外一種，也許可使爆炸之後，在地面上，從原子核放出頻率很高的輻射來殺死人，正不妨就稱他爲死光。作者頗懷疑，以爲美國最近在太平洋的島嶼上試放的原子彈，乃爲屬於這個類型的一種，並不是去年曾在廣島長崎兩地施放過的那一種。因爲後者成績卓著，已爲世人所共見，早已脫離試驗時期，自不必重煩此一番試驗了。還有美國人員這次似乎十分注意原子彈放射出來的輻射對於生物的影響，這種情形亦正同我們這裏所提出來的推測恰甚符合。

至於無線電的研究將來自然還要深進，他的應用亦將還要推廣。也許各種波長的電磁波都會被人用在這一方面來。帶着原子彈去轟炸敵國的飛機，將來大概無須人去駕駛，全由無線電操縱，操縱的技術將很純熟自由，遠勝於現在的情形。同時在用火箭炮來替代高射礮以服務於防空的工作時，火箭炮的裝置，將來也許可以這樣巧妙地運用雷達，使在敵機來時，由他那裏反射回來的無線電波將會自動地朝着敵機飛行的方向，將火箭炮施放出去，百發百中，擊碎於很遠的地方，使敵機無復侵入領空來投擲原子彈的機會。飛彈的發放，其方向和速度將來或亦可由無線電去控制他，還比現在爲能更自由地活動。坦克車和鐵甲車在前線衝鋒陷陣，將來恐亦純由無線電去指揮駕駛。車上槍礮將亦由無線電施放。

在他方面，爲要阻止並且破壞敵人的無線電所操縱的飛機、飛彈以及其他一切活動，人造的雷電或會應運而生。他亦或將用在前線在陣地作戰的時候去打擊敵軍。不過將兩方的兵士集中一處的陣地鬥爭，將來恐怕很少出現的機會，因爲這種鬥爭的勝負，結果對於整個戰局的形勢，實在是太不重要了，而且原子彈的你來我去，亦不容許那集中多人於一地的戰略。

將來的防空設備自必遠比過去爲更周詳。重要的工業和機關再不能設在都市裏面。實則都市恐須完全解體，人口和產業都疏疏落落地平均分配在領土上，而且再也不能完全建設在地面上，地下的儲蓄將多於地上的。防空洞的結構不僅要他耐得起很大震動，而且對於壓力和溫度的急遽而劇烈的變化都要他不能傳遞而受影響才行。這些條件須經物理學的詳盡研究了。

然在物理學上尙有一個冷門，多年來似已陷在停滯的狀態，沒有什麼値得注意的進展，這就是引力的研究。凡我戰爭的時候用以攻擊敵人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武器都要運動，決不能永遠停在一個地方。在實際上，不動就無攻擊。但運動的形成，除卻人爲的動力之外，尙有地球的引力，沒有一個時刻不參加進去而爲一個重要的成分。故在設計或施用各種武器的時候，時刻都須計及引力，雖然在表面上好像看不到他的作用。物理學界早就知道，別種形式的力可以變爲引力，引力亦可變爲別種形式的力。例如水力發電，就是使引力變爲電力。又據物理學家研究的結果，乃知引力波的傳播作用，亦同電線波完全相似，他們都可以形式相同的一個微分程式來表明之。但在這二者根本相似的情形底下，却還有一點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物理學家早就知道有一個方法可以完全隔斷電力或磁力，那就是說，可使怎麼强的電力或磁力都達不到你所在的一點，但到現在爲止，經過多少年多少人的研究，始終想不出一個方法來隔斷引力的力。這不同的一點也許就是近世理論物理學上始終沒有一個可以使人覺得完全滿意的理論來同時說明電磁和引力的出處的原因？但在理論上，物理學家終想努力從同一個出發點，同時引出電磁和引力出來。根據這種努力，我們難道不能希望，現在所謂電磁和引力根本不同的一點，將來終竟會有消失的一日？難道不能希望，將來終竟會有方法可以隔斷引力，同電力一樣？從隔斷引力的成功推到操縱引力的可能性，我們就將發明最後的國防，任何武器都不能達到你的領士領海領空的最後防線了，因爲你只要臨時變更了範圍內的引力的大小和方向，飛機，原子彈以及其他一切東西都不能沿着預定的軌道上運動，不能朝向目的地來。在這個時候，各國可以完全獨立，絲毫不會受到別人的侵犯，戰爭爲不可能！終竟會有這一天嗎？也許，在將來！

（四）

自原子彈出現，物理學乃出於意料之外地爲一般人所特別重視，這可以說是物理學的光榮。但自原子彈出現，戰爭乃變成意想不到的殘酷，眞

可以說是人類的悲哀。用刀矢來戰爭的時候，一個人只能在一下子殺死幾個人；用槍砲來戰爭的時候，一個人一次就可以傷害百數的生命；現在用原子彈，一個人一下子卻可以燬滅萬數或十萬數的生命！燬滅的力量是這樣偉大，而人類欲戰的情緒卻是這樣濃厚，國際的形勢又常是這樣緊張，怎能令憂世之士不焦灼欲狂呢！

原子彈所利用的是使物質完全燬滅而變成的能量，依據現在物理學上的理論來說，這已是最大的能量，再也沒有別的來源可以超過他了。但還僅就一定數量的物質在一次作用裏所能發生的能量說。原子彈不僅利用這燬滅物質而變成的能量，而且利用了一連串燬滅物質而變成能量的作用。將來也許會發明，有幾種原子核的物理作用能在一次使那比現在所利用的鈾鑽等原子核的分裂作用還要更多的物質燬滅而變成能量；也許會發明，這種物理作用還可以更多次地連串起來。總而言之，單就物理的武器而言，燬滅生命的力量，也許還可以造詣到更可怕的境界，現在的原子彈分明還未達到破壞力的最高峯。人類的前途眞是岌岌可危了！

原子彈已經出現了，這是事實。戰爭在將來決不能永遠不再發生，這也幾乎是迫近事實一樣地令人無可懷疑。然則除卻鼓勵國人集中人力物力來在最短期內發明更好的原子彈外，再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可以保證國家民族的安全？其實原子彈的出世不僅帶來了一種非常殘酷的戰爭，而且同時啟示了動力的根本改革以及將隨此而來的工業大革命。故在將來，雖果能消弭了戰爭，或在戰爭時果能禁絕了原子彈，不許使用，原子能的利用將仍是建設方面必不可少的要素。一個國家如果想自躋於富強之林，不能不在這一方面急起直追。將來的火車輪船以及一切機器，都須設法利用原子能了，因爲他的效率將大過於從前的機器所能夢想！

現在人家所追求的理想社會，似乎要使大衆都在物質方面平均有最低的享受，在精神方面平均有最低的自由，並且希望這最低的水準應爲頗高。暫時除開後者不說，現在所謂共產主義的計畫似乎要使較富的人們減小財富，將他移加到窮人身上。其實單是這樣，分明不能算是可以滿意。機器生產的國家所有國民的平均財富就遠高於不用機器生產的國家，而平均的勞力卻反較小很多。這個對比，暗示了另外一條出路：原子能的普遍利用將來應該可使勞力減小到最低限度，生產增加到最高限度，處理得法，可使平均每人的享受達到最高度。這豈不是實現了理想的社會了嗎？依照這種說法，每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徒，爲要實現他的理想，似乎應該更加注意原子能的研究。實則多從大自然取出財富來增加到窮人身上，使他們的享受可以等比或超過於現在一般富人，豈不遠勝於必須運用强迫搶奪並且屠戮的手段，將富人貶爲窮人，以至大家同爲窮人嗎？

其實原子彈的發明不過是近代物理學沿着一個方向所得的成就。許多別的方向都一樣有發展的價值，雖然我們不能希望那幾方向研究的成績亦一定能產生可以同原子彈並駕齊驅的實用結果，但亦不敢說他們一定不會產生更偉大的東西。價值的估計且亦不能單從實用的觀點出發。所以原子核物理學固應鼓勵人去研究，爲要同別人競爭，且要保證國家的安全，其他各方向亦正不能就被忽視。在原子彈出世以前，原子核物理學亦正是一樣被人看作無用而加以忽視啊！何況原子能的研究是一種學術，實同其他方面互相密密地關聯着，並不單是可以獨立剔除出來的一種技術。看了人家研究原子能，有了偉大的成績，不覺眼紅，遂亦截取捷徑，趕作原子能的研究，似乎只要在這方面下點工夫就會得救似的，世界上難道眞有這樣可以取巧的便宜事體嗎？

清末以來，國人在屢敗之餘，鑒於堅甲利礮不及別國，上下一致鼓勵造船製礮的研究，可是這幾方面始終未能趕得上別人；近幾年來，國內有許多人大聲疾呼要提倡實用科學，而實用科學亦始終沒有發達，不能同別人競爭。這個道理到底在那裏呢？依據作者的愚見，物理學的被人忽視，如果不能說是惟一的原因，至少該是他的主要原因之一。物理學在科學叢裏，原算是最純正的一種，嚴整的數理和精密的實驗常如附手相依，不離左右，他的嚴整的陣容和精密的程度沒有別的自然科學可以比得上。所以經過物理學的訓練，或在濃厚的物理學的空氣中間，從事於別門科學的研究，容易走上正路而收駕輕就熟的功效。又物理學實在可以說是科學的領袖，因爲他的進展可以導引別門科學發展。不論什麼自然科學，都須有度量的實驗，而進行度量時所用的儀器都係經過物理學方面的透澈研究，明白規定了各種物性和關係之後才能製造出來，物理學的每一次新發展，幾乎都貢獻了新型的儀器而促進別門科學的發展。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許多科學都是跟隨着物理學而前進的。至於工業科學和物理學的關係，尤還不止這樣，上文已經說過了。

因爲原子彈的出現而喚醒了國人對於物理學的注意，總可說是一樁幸事。但在別國，參加原子核物理學的研究而得到這個優良成績的都是各大學裏的物理教授，這就應該連帶地承認大學物理學系的重要了。不過看了國內各大學的物理系的內容，圖書的貧乏儀器的缺少教授生活的困苦，又不能不令人短氣！我想美國幾位有功於發明原子彈的大物理學家如果平日處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之中，這種發明一定是不會出世的。所以我們一方面固然要專設原子能的研究所，搜羅這方面的人才而從事於努力研究，他方面似亦應該努力設法充實各大學的物理系的設備，安定教授的生活，使他們亦有出力的機會才好。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於上海

政協一年·紀念檢討

中大「一二五」紀念會的論戰

政府政協代表未出席·共黨王炳南書面致辭
青年黨陳啓天發揮憲法成就論·高論一小時
民盟李相符演說·大鼓掌·陳啓天中途告退
中大教授賀昌群吳世昌演說·匆匆未盡其辭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舊歷新春在南京並不比陽歷元旦更起勁。一則因爲寒雨交響，既冷且濕。二則大局動盪，懸懸人心，路上行人雖不斷魂，卻也並不十分愉快。只有三天無報，使大家有些異樣，國家的神經中樞在進行些什麼，誰也摸不清。大年初四（一月廿五日）早上打開第一張報紙一看，英國議會在討論中國問題，林賽主張英美蘇共同調解中國內戰了。

去年的這一天，在重慶中大發起的沙磁區學生要求政治協商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遊行，曾感動過全國青年，感動過參加政協的各黨各派代表們。今年此日，中大學生自治會發起一個慶祝和紀念那次遊行的大會，邀請政協代表和中大教授講演，另外全校壁報團體出聯合壁報。在下午大雪紛飛之中，大禮堂座無虛席，連三樓的廊上和正廳的走道中都擠滿了人，任何一次電影和話劇沒有這樣叫座。

學生在四天以前，即向出席政協的各黨派代表團發出請柬，校內則請校長和教授。吳有訓校長因臨時須赴行政院晤蔣夢麟秘書長接給經費未到。據主席報告，政府代表的請柬寄與孫科院長，三天無回信，其後去訪孫院長，知已赴滬，再請邵力子先生，則云未接孫院長通知，所以政府方面無代表。中共方面由王炳南先生寫了一封信，對於中大去年之遊行表示欽佩，並且說明中共堅決遵守政協協議，反對片面召集的國大，否認憲法，願與中大同學共同勉勵，爲實現政協決議而奮鬥到底。

第一位被請說話的是青年黨政協代表陳啓天先生。他先聲明，他是以二十多年前中大老同學的資格說話。他說政協決議未全部實現，但亦不能說毫無成就。痛罵了一頓政黨不應有軍隊，博得許多掌聲以後，開始發揮他的「政協成就論」。他打開了一個藍布包，拿出一本憲草。從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到地方自治權，處處以五五憲草比較，證明這個憲法是符合政協原則，是比較民主的，大體上令人滿意的憲法。陳氏足足講了一個多鐘點。總來有四五次以「集體咳嗽」來表示「夠了」，他則在每次咳嗽終止時聲明他對憲法如何有研究。他說在中大時學的是教育，後來就研究憲法，研究了三十一年之久。大會從一時半開起，至多只能開三小時，有七個人被請說話，他第一個就講了一個多鐘頭，這可以使以後的人少說些，使這個會成爲「恭頌憲法大會」。因此在他講完時聽衆情緒之輕鬆愉快，即使請莎士比亞來都難於形容。

第二個被請的是民主同盟政協代表團顧問李相符。他代表民盟，沉痛的指出政協決議被破壞，蔣主席四項諾言未兌現。對於國大和憲法，他說只能用老百姓立場來看，因爲他很遺憾：第一，不是政協代表（鼓掌）；第二，不是貴校的老校友（全體空前熱烈的鼓掌和歡呼）；第三，沒有這許多時間去研究憲法。『我是研究聲韻的，對憲法完全外行……』。

打斷他的諷調的，在這裏不是掌聲，而是陳啓天先生的向主席告退。

『在一個外行的老百姓看來，第一，依照政協決議程序，必須先改組成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之後，才能召集國大；必須各黨各派一致參加的國大，才能制定憲法。第二，政協的憲草審議小組，在重慶時未獲協議，就給「五五還都」衝散了，以後始終未召開，這個憲法如何能符合政協原則？是那一條原則？第三，即使退一萬步說，姑承認憲法是陳先生所謂比較的、大體上，符合政協原則，比五五憲草民主，但我們來看民主在那裏。現在舉兩點作證。民主憲法應保障人民各種自由。這個憲法列舉了許多人民自由之後，第二十三條說：除爲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這樣一來，又把人民自由一起取消了。你出版一本雜誌，他可以說妨害社會秩序，用法律限制，不准出版了（熱烈鼓掌）。這和五五憲草沒有分別。又如地方自治，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規定省有自治權，五五憲草只准縣有自由權，已違遺教。這個憲法一百十二條說，依據省縣自由通則，制定省自治

法，而通則是中央定的，中央要你怎樣自治，就訂怎樣的通則，還有什麼自治可言？」（鼓掌）

他最後代表民盟，否認憲法。痛斥破壞政協決議以謀升官發財的小黨派（鼓掌歡呼），但相信政協決議最後必能實現內戰必須停止，否則必召列强干涉。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他的講詞。

在陳啓天未講完時，台上來了一位客人，坐在主席旁邊。後來經主席介紹是青年黨的謝澄平先生。李先生以後說話的是張西曼先生。他介紹他自己是老同盟會會員、會主張容共，認爲中國必須國共合作，政治才能上軌道。否則必召外國干涉，並舉英議員林賽作證，他堅決要求蔣主席的四項諾言兌現。他說：「我是認識蔣主席的，不怕人家中傷誣陷，我要求他保障人民自由。」這使台下掌聲與歡呼雷動。

在張先生講演時，那位後來的客人不斷在與主席磋商，又像懇求，又像報告。主席在張先生講完了，對大家說，「本來先請本校史學系主任賀昌羣教授說話，因爲謝澄平先生剛從上海一到，願意代表民社、青年兩黨報告兩黨聯席會議的結果，只有十分鐘。」

謝先生顯然要挽救陳先生方才失去的羣衆情緒，開始竭力捧中大學生，用了許多「最」字。例如「最高學府」，「最前進的青年」，「最愛國……」「最偉大的遊行」，「最有希望」，「代表最大多數的老百姓」等等。接着說青年黨不與（掌聲）。後來又說他在舊金山看見華僑怎樣受苦，豬狗不如，使他怎樣難過。但是最精采的一段是痛駡各黨派，認爲都要不得，勸中大學生，自由份子，另外組一個代表「最大多數最大福利」的黨。還要流血，流淚，流汗才能民主。他的警句有「腐化的國民黨，硬化的共產黨，軟化的民社黨、青年黨，（鼓掌）支離破碎的民主同盟，都不興！」「好話說盡，壞事做光」，重複了五次，因爲頭兩次有掌聲。在激動時，連「男盜女娼」都衝出了口。他興高采烈得忘記報告兩黨聯席會議結果。直到末了，才說「兩黨決定，如果不是各黨派一致參加的聯合政府，青年民社兩黨決不參加。『小黨派決不犧牲老百姓而升官發財！』」（掌聲）

賀教授的講詞，他自己說是書生之見，他說中國須有聯合政府才能和平。他指出中國之有內戰，起於湘軍淮軍以後，北洋軍閥私家有兵。他又分析各國戰後不安，由於中下階級供獻其生命財產以作戰，而戰後統治者仍不放鬆。因爲時間已晚，他顯然沒有講完他預備好的稿子。

最後說話的是吳世昌教授，他先聲明只講幾分鐘，他說這個會談不到慶祝，只能說紀念和檢討，因爲政協成功而協議本身失敗。對於青年的遊行，他說歷來遊行都是反抗的，抗議的，受了刺激而起的；一二五遊行則是積極的，建議的，自動發出來的。這次遊行有一特點，即不喊「打倒……」口號。這表示學生對國事的責任感。他說政協協議雖被破壞，但各方都說自己遵守協議，可見得大家認爲不遵守協議是不民主，不民主是可恥的（鼓掌）。他說：「現在大家可以談聯合政府，連政府要員都奔走京滬，要組聯合政府，否則就沒有交代。但在民國三十二年，誰談聯合政府，背後就有人跟着你。（鼓掌）這是中國的進步，也是政協精神的擴張。」

民主同盟還有一位馮素陶先生沒有說話。

最後主席綜合各人講詞，除了陳先生以外，大家都認爲政協協議已失敗，已被破壞。記者退出中大禮堂時，積雪已積了三寸厚，心裏暗想：幸而不是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否則難免、馬帥所謂「受人鼓動之羣衆暴動」發生。

三十六年一月廿五日南京

成都新中國日報被搗詳記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成都通信）成都新中國日報是青年黨的機關報，廿七年創刊於漢口。武漢失陷，遷至成都出版，現任社長是李璜，由周治坊代理。該報於卅五年十二月十日第三版關欄刊了一篇北平通訊，「北平的大學」，署名「本報特約記者韋明」，在這篇通訊中，一面讚揚北平的幾個大學，尤其是燕大，一面嚴斥抗戰中華西壩的學生太浪漫，最後有一段訓勉現在華西大學的學生們不要承繼前人——抗戰中，華西壩容納中大、金陵、金女大、齊魯、燕京同華西大學的學生的荒唐，中段有兩句歪詩形容大學女生的浪漫，這兩句詩是「待月鐘樓下，迎風腿半開」。

韋明眞名叫王維明，是燕京大學一九四四級社會學系畢業生，同年秋季投入華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室工作；河南澠池人，家本世族，爲共產軍燒殺以致破敗，但彼本人則思想激進，其卅二至卅五年間之女友則爲共產黨員。彼作此通訊，據他自己事後給其友人之函謂是「毫不經意」之作，並非故意生事。此通訊寄到報館時，總編輯田景風未寓目即交副刊編輯編入副刊；副刊編輯閱後認爲不妥，退田；田乃自行編入三版關欄。是爲十二月九日夜間之事，十日晨此通訊便與成都人士見面，

九時前後，通訊內容即騰喧壩上，羣情「激憤」。某教授夫人頗有先見之明，立覓田之未婚妻某小姐（華大女生）囑其立即轉告田，謂此通訊必引起糾紛；此教授夫人爲青年黨員。華大青年黨籍教授計有何魯之，常燕生，姜蘊剛三位。九時後，壩上遍佈標語，指斥新中國日報之失禮與無聊，謂其以一羣之發言報紙，竟刊類似黃色新聞的文字，並公然侮辱大學女生，喚起同學注意此有意的汚蔑，同時特別強調兩句歪詩；企圖激動女同學的「敵愾」。此種標語鬧係左

派學生所發出，當時在女同學中並未引起反應。但在另一方面，即學校中國民黨與三青團的負責人，他們深恐此事釀大，乃出而爭取主動，打算把此事的領導地位抓到手中，然後與報館方面進行和平解決。

當初左派藉此事之攻訐新中國日報，其動機純在於不滿青年黨之加入國大，擬乘機打擊它對青年之號召力，並減損其威信。何以見之？因爲當時另一家商業報紙「建設日報」在短評「逆耳談」中也說到學風的事，並引出新中國日報通訊中所載歪詩的全文，據說是華西壩時盛行的打油詩：「待月鐘樓下，迎風眼半開。魚躍滑槳動，疑是醫將來！」兩句詩引出了責難，四句詩却連提也不被人一提起，其間的機微，豈不耐人尋思。

十一日三青團取得領導權，立即把「打報館」的危機化爲烏有，次日反新中國日報的高潮開始低落下去，接着沉寂了三個星期；在此期中，實在說來，事情已算是「陰消」。惜乎中國人太迷信推拖以至於「陰消」，便是解決一切事故之道，不能當機立斷，化小事爲無事，反而使小事成爲大事，掀起一幕歷時半月尙未演完的武劇。

第一度高潮的跌落，原因是由於學校當局的有力壓抑。十三日學校方面由代理校長方叔軒（三青中央團部監委）親自去報館進行交涉，新中國日報方面則由代理社長周治坊出而商談，彼時雙方基於傳統友誼洽理，結果甚爲圓滿，彼此同意由學校送一公函去作爲更正啓事刊載。更正函首由學生自治會起草（該會近年均在三青團掌握中），次日送往，但由報館方面退回，認爲措詞過激；當由自治會加以修削，再度送往，仍遭退還，方代校長乃命祕書王沛另行主稿，文辭委婉，僅稱作者無意失誤；此函一去，直如石沉大海，音響全無，及到不幸事件發生，總編輯田鼠風方將原函交出；據稱係忙於婚禮，誤以此爲私人函件，遂積壓二十日迄未開封。

報館之未刊載華大更正函件，原由雖如上述，但學校方面認爲故意拖延。此項拖延政策本該是完全成功的，惟另加上一項因素，便使它打了一個轉，急轉直下。此一因素，就是全國學生反對北平美軍獸行運動的普遍展開。十二月三十日北平各大學學生罷課遊行，上海杭州等地的學生也起而響應，成都華西大學的女同學也在女生院自治會主席的領導下於一月六日罷課遊行。當醞釀遊行之際，三青團及國民黨學生企圖轉移反美目標，彼等乃擇定另一目標——反新中國日報用作代替。他們的計劃是派十多位（後來查出共十四位）同學，乘女同學遊行行列經過春熙路時（新中國日報所在地），重提舊事，鼓動前往搗毀報館。結果事機洩漏，左派學生聞知，深覺可以利用，演成國青兩黨笑劇，乃於遊行之前，先將三青團計劃通知報館，並假借大學女職員名義電話警備司令嚴嘯虎不得干預，臨時又由女院自治會主席將遊行行列改道他去。

三青團預伏之十數肇事學生見行伍改道，預定計劃發生波折，乃有三數同學採取自由行動；彼輩手持磚石，走入報館門稱訂報，並找負責人說話。該報館經理人員避而不見，此數學生乃以石擊櫃面。是時館中人員因早知有人擬搗毀報館，經向治安機關求助未成，已如驚弓之鳥；今見來勢洶洶，以爲大禍已至，相率逃走。入館學生見館中人員散去，亦只得出館；適報館一戚姓職員方從外歸來，誤以爲學生已肇事，遂口稱「拉幾個學生去關起」，於是退出之學生乃兇毆之，此職員因而負重傷。

次（七）日報館方面乃竭力渲染此事，謂華大少數學生已將報館搗毀；並著論抨擊政府及治安機關，謂事前幾度求政府預爲制止，皆遭拒絕，竟因此而釀奇禍。此日中，報館方面查得肇事學生皆係三青團員，經警署又交出主謀十四學生名單；青年黨方面遂以爲此係國民黨及三青團有計劃的侮辱青年黨之一事件，八日起復著論抨擊，並發刊護黨性之文字於副刊「動力」，此項文字乃挑起華大全體同學之公憤，而作進一步之行動。副刊所載文字共六篇，俱屬低級謾罵，（青年黨黨員集會討論此事件時，謂爲村婦罵街），斥學生爲衣冠禽獸，爲流氓痞棍，且禍及學生家庭以至家長，各文內容大抵相似，現引一詩名春宮圖者以見一斑：「爸爸種田忙，媽媽勤織紡，含辛茹苦爲兒行，積下鈔票心不放，把我送進洋學堂，望我喝點藍墨水，將來好把官兒當，來到學堂兩年上，終朝打坐逐情場，提起讀書腦亮脹，史地淡他媽的娘，教授教課我遐想，一心只想衣來香，惟有遺教嗟？我要嘗。」（原詩每句一行，無標點）。該報並稱肇事學生既查出將請政府法辦。此輩學生深恐責任難以推消，乃乘公憤之際，組織第二次遊行示威，是日參加者共百餘人。（全校總人數爲二千零數十人），直趨報館所在，館中人員又逃避一空；學生乃請隔壁新新新聞報館一記者作證，證明該報館前次並未受損，此次方由學生搗毀。一聲動手，頃刻之間，報館內外上下均變了樣。此事件乃達最高潮。

九日報紙論調更加猛烈，斥華大當局顢頇，政府無能。以政府維持治安的責任來講，此次政府的表現確屬無能，他們不防未然，只能坐觀其成之後，再來作調解工作。學校當局也可算是無能，當學生醞釀行動時，不能控制抑止；六日事件，七日午後，學校方知，報館方面專人交涉，校長教務長等均拒而不見，延至八日午前十時，校中首腦部始集會商討，是時學生已將第二度肇事計劃擬就。八日午後二時學生行伍出發時，校長不能制止，校長束手無策，在廣益路徘徊無已。十日午前學生又集隊出發擬搗毀承印新中國日報之西部印務局時，治安當局及該方均已向校方警告，若學生再行動，則將演成流血，縱如此，學校亦未能阻住學生。

十日學生之行動幸未達成，否則已掀起一幕慘酷流血的大悲劇。是日學生的對象爲承印新中國日報之印刷局；考西部印刷局雖屬青年黨所有，與報紙二而一，但名義上却是另一組織。於是印刷局乃採取自衛手段，不再如報館方面之圖邀政府保護，約集哥老會打手百四五十人，各藏手槍執棍捧，迎候學生隊伍。一時附近市

而緊張，居民閉戶伏匿。幸爲警局某分所所知，出動所長以下人員，在距報館不及千米之處——智育影院門前，將學生勸散。

報館方面亦不能不自承無能，因爲報館當局亦有顢頇不能控制社中職員之事：第一，十二月中旬兩方商得的和平處置，總編輯竟能壓住更正函不發表，而社長未予過問。其次則爲副刊文字之刊出；此次事件之擴大，全係由於副刊之罵街式文字，此不但有損一黨發言報紙之尊嚴，且直接引出除國民黨同三青團份子以外華大學生之公憤。是項副刊爲總編輯與另一名林欠云（欠云爲筆名，此人係華大學生）者所主持刊出，當該報編排之時，曾經社長周治坊、青年黨省方高級人員魏時珍、李公權、鄢興亞等四度之阻止，結果爲林等於最後付印時擅自將廣告取去，而將此項文字刊出。凡此不能控制下屬及學校不能控制學生之行動，爲此事件之最主要因素。

十日起，省府鄧代主席指定綏署副參謀長萬里，省府秘書長李伯申，教育廳長劉明楊等進行調解。當首次調解時，學生示威隊伍曾入省府，故兇毆省府一職員，幾瀕於死。經兩度調解後，談判似陷僵局，因校報雙方所提條件均多而且苛，歸納起來，約爲三項：第一，學校要求賠償校譽損失，報館則請賠償物質損失；第二，學校要報館撤換總編輯與副刊編輯，報方要學校開除爲首之十四三青團員；第三，雙方皆要求對方正式道歉。截至目前爲止，仍未得具體結果；僅知曾有一姓郭的局外人向萬里建議，並經採用者：由調解人出面向當事雙方道歉，並賠償報館損失五百萬元，此係十日前事，迄今未見道歉啓事刊出。學校方面則認爲事態已結束，大學校刊新年號曾簡略刊載事件經過，除裴示已在和平解決途中外，並指出肇事學生共有盧某等二十四人。

但在熟習內情者看來，此事並未解決，新的演變在醞釀中；目前的僵局及其趨向解決之態勢係基於下列二因。其一是報館方面採取自衞地位，在學生不繼續攻擊行動下，決不生事，但學校正值放假，多數學生忙於新春舞會或返里。其二是雙方均不能任事態擴大下去，彼此均色厲內荏，外表的強硬是由於面子問題，內部則大有可以放得下則放下的必要：此由於大學校長是代理的，有於今秋眞除的可能，目前則地位並不鞏固（下文再說）；報館方面則大受黨內外輿論的攻擊，聞青年黨黨員集會有主張改組報館並開除總編輯黨籍者，彼輩以爲此次事件失去青年同情不少，而且這事件已由地方性漸變質爲全國性事件，政府中統軍統兩方面都在調查事件眞相，並聞已由李璜同吳鐵城進行談判。

新的演變是在怎樣的醞釀呢？可以分兩方面來講：學校方面，左派學生正在聯合青年黨學生籌組護報團，在雙方談判失敗時，出而與三青團操縱之學生自治會爭鬥。還有就是反對學校當局的大學校友及教職員企圖此事件擴大，以便乘機推翻現任學校高級首腦部人員；作此項工作者據傳爲大學文學院某系主任祕密支持的大學畢業同學×館會。青年黨激烈派（報館人員都如此）方面認爲此事實非通常事件，證之數日後洪雅縣國民黨黨部大捕青年黨黨員，尤強調此點，以爲乃政府黨削弱青年黨聲勢之一環，故主張「打轉來」，該黨社運份子（即哥老幫會）堅主直搗大學或暗覓學生。在青年黨方面也有人想借此推翻他們的統治者，此輩爲該黨反對參加國大份子，彼等認爲參加國大失策，而參加代表又非民主方式推選者，並指出兩項具體事實，一爲經推選而被首領删去者計有彭舉等，一爲有係非黨員而要爲黨員競自當選者。據青年黨某有力老黨員稱，共產黨及民主同盟已在與該黨反國大份子進行商談，並同情對新中國日報事件採取強硬態度。這些使學校（校長以及行政員）報館（單是社長）兩方都希望從速解決。

西安的麵荒

鐵路不運煤、煤麵一齊漲
政府要管制、管制還是漲
征糧火急催、麵價格外漲
花樣雖然多、民食永遠漲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西安通信）一年以來，西安的麵價始終是很平穩的，截至去年九月初，每袋最好的麵粉只售一萬三千元。九月十日前後，隴海路局忽然宣佈，因爲軍運緊忙暫停煤炭的運輸，這樣一來，煤價飛漲，麵價也就跟着上升。不過這時漲風還很緩和，每袋上漲不過一兩千元。

跟隨着煤糧的漲價，省政府又宣佈恢復管制政策，粉業公會首先響應，每袋定價一萬四千九百元，普遍供應，居民們可以憑身分證到各承銷店去購買。但到了十月中旬，情勢忽然惡化，市面上的麵粉忽然像變戲法一樣全都不見了，偌多麵粉承銷店竟然看不到一袋麵粉。黑市價格扶搖直上，每袋竟達兩萬四千元之數。城內到處檢查囤積，麵粉粉粉下鄉避難。機粉固然買不到，連土粉也不敢進城來了。這時苦了一般公敎人員，黑市麵價既高又不好買，商人們都不敢和他們做買賣，因爲害怕被檢舉。在那幾天，大家見了面，差不多總要問問：『怎麼樣，買麵有辦法嗎？』

十一月三日在西安一條相當熱鬧的街上——南院門——發生了搶麵的趣劇，下手者多屬知識份子，把麵搶完之後，大家都按照『平價』付款。（下接卅一頁）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人和文

美國賽珍珠著
天行譯

在我沒有和他會面以前，就已聽到他的那種奇奇怪怪的經歷，所以我預備着要會見這個惹人注目的人物。在我看來，一個人像他那樣，經了這麼多異乎尋常的經歷，他的外表上，一定也是不平凡的，可是見面以後，才發現他的外貌一點兒沒有特別。他的身軀較普通人還要矮，身體似乎也很弱，臉孔被太陽光晒得黑黑，一對褐色眼睛，缺少了神氣，年齡雖還不到三十歲，而頭髮已經變成灰白色了。他那樣子和普通人並沒有一點兒不同，你要和他見過一次以上的面，然後才記得他是誰來，如果你偶然看見他坐在百貨店的櫃台裏面當店員，或者一家經紀人的店裏當事務員，你一定認爲他確是做那種事情的人，可是你也就一點也不會注意到他，就和你不會注意到櫃台、椅子、這類東西一樣。他的外表可說一點也沒有使人注目的地方，結果反而叫你覺得難於揣測。他那一張絲毫沒有表情的臉，會叫你想起在一條汚穢街道上，那些中國的宮殿的粉牆來。那牆上空空洞洞的什麼也沒有，可是在那牆背後便有的是彫梁畫棟，和只有天纔知道的微妙而複雜的生活。

這個先生也是這樣，他整個的生活可說是奇怪極了。他原先是一位獸醫的兒子，年輕的時候，曾做過報館的訪員，去打聽倫敦警察署裏犯罪的新聞。過後又做過一隻到佈宜諾司利愛司去的商船上執事。到了B．A以後，他便離開了船上的職務，也不知道做了些什麼工作，擱淺了南美洲。從智利的一個港口，他又設法渡到馬爾蓋塞司去，在那裏他混在土人之間，過了六個月。——只要一看見白種人，他老是很熱心地替他們做事，——於是，又從那裏，求着一隻帆船許可，他渡到南洋的塔稀第去，便被一隻老拖輪，專載中國苦力到社會羣島去的，採用他爲二副，渡到了廈門。

這些都是我還沒有遇着他九年以前的事，從這個時候起，他一直便住在中國。最初，他是在一家煙草公司裏做事，做了二年之後，他覺得單調無味。在這個時候，他已經學會了中國話了；便在一家專在中國內地賣特許藥品的公司裏服務。這裏他又幹了三年，在中國內地走了一省又一省地替公司賣丸藥，三年之後，積蓄了八百塊錢，於是又辭職去流浪了。

從這時起，他開始過着奇奇怪怪的經歷，他從北平起身，裝成一個中國窮人的樣子，背上負着一個捲了的鋪蓋，嘴上含着一根中國煙管，還帶上一柄牙刷，橫斷了北國的全境。在路上他宿的是中國客店，睡的是土坑，和其他的旅人擠在一塊兒，吃的也是中國的飯菜，單是這一點，已不是尋常外人做得出來的事了。他不大乘火車，大部份的路程都是赤脚走的，有時或者乘騾車及木筏。他走過了山西、陝西，也到過烈風撲面的蒙古大草原，曾在野蠻的土爾基斯坦人中冒了生命的危險，曾經好幾個星期地和沙漠中遊牧民族一塊兒過活，跟着運茶磚的商隊在荒寒的大戈壁中走路。這樣過了四年之後，把八百塊錢用得一文不剩，他又回到北平。

這次，他在北平找事做。他想找容易拿錢的事怕只有賣文。而一家在中國開設的英國報館便出錢買他的旅行記。這當然是他一點也不困難的，我想要有困難的話，那便只是材料太多，難於取捨而已。他所知道的大部份，都是在許多西洋人中，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他看了各色各樣的事物——又奇異，又怕人，又有趣，既出乎意外，又復印象很深。他一共寫了二十四篇，都在報上發表了，這些文章，我不願說是不可卒讀的東西，因爲這些文章所表現出來的，使人看去知道作者有着精細的，同情的觀察。可是，他觀察一切事物，好像都雜亂而無秩序，他這些文章，只能說是藝術的材料，而不是藝術。就好像是陸海軍用品店裏的目錄一樣，在有想像力的人看來，是

一個極豐富的鑛山，是文學的基礎，而不是文學本身。他只是一個野外的博物學者，耐心地採集了許多的材料，可是却缺乏把它們整理起來的才幹。結果，那些文章只是些事實，還要等待比他的心更複雜更有綜合力量的人來整理。他收集的不是植物，也不是禽獸，而是人。他的收集可算是無有倫匹，可是他對於這收集的理解却是缺乏的。

當我會見他的時候，我極力地找尋着，看看這樣許多種類的經驗，到底使他發生怎樣的變化。可是他雖是一個快樂的，容易接近的人，一肚子的故事，極願長長地講述他一生的經歷，但我却找不出一點東西，足以證明他有着這許多的經歷，曾有一件使他深深地感動過。他這種單喜歡去做奇怪的事的本能，證明了他是有一線的與衆不同的地方。文明世界裏的生活，使他感覺無味。他有着這種情熱，離開人們已經走過的，偏去幹人所未幹。這種奇怪的生活使他發生興味。他有着不會滿足的好奇心。然而他這些經驗都只是些肉體上的，並沒有轉變成精神上的經驗，也許就因爲這個原故，所以覺得他根本上還是一個平凡無奇的人了。他那臉上的無表情，便指示他精神上的無意味。空空洞洞的牆後面，仍然還是空空洞洞而已。

因此，他雖有着那麼多的寫實材料，而終於寫得那麼乾燥無聊，所以在一個作品裏的最要緊的東西；並不是豐富的材料，而是豐富的人格。

三五，一二，二七，譯自世界語本之「閃光月刊」。

（上接廿九頁）粉主突然遭此意外，竟瞠目結舌，不知所措。警察跑來干涉，這些搶麵者都掏出了他們的身份證，向警察大喊：「我們拿着身份證，等了一個多禮拜，買不到一袋麵粉，難道叫我們都餓死不成？……」這幕「搶案」，遂不了了之。

這時，本年度田賦開始徵收。據田糧處發表的數字，本省徵實額爲二百萬石，並預計在三個月內收齊。鄉間麥價，經這一征，便如脫韁之馬，一發而不可制止，每市斗由四千而五千，而六千，而七千。麵粉廠商豈肯失此良機，於是經過「評議」，每袋加至兩萬零四百元。事實上這是官價，普通人並買不到。黑市商人利用各種關係和手段，在城外大批囤積麵粉，然後化整爲零，改頭換面，外加蔴袋僞裝，混運入城，每袋要賣三萬餘元。

到了十一月初，政府又決定『加強管制』了，辦法是取消以前的承銷商，而在全市設二十個供應站，每一供應站每天可分銷一百五十到二百袋麵粉。市民們可以憑身分證去購買，每人每月限購一袋。第一期供應規定爲七天。爲甚麼只規定七天而不常川供應呢？一般人的猜測是七天以後還要加價。就在這種恐慌的心理下，西安市上，又發生了新的麵粉搶購戰。每天，天剛亮，供應站的門口已經黑壓壓的擠滿了人，警察們用皮帶，用棒子，抽，打，然後整理成一條「一字長蛇陣」。他們——這夥可憐的居民——耐心的在那裏等候，不敢抽身去吃一口飯，喝一口水，等着，等着，還不知道能不能輪到自已買一袋麵！

第一期供應期滿後只停了一天，第二期就又開始。出人意料之外的，並沒有加價。這項措施對市民心理影響頗大，供應站前已不如以前那麼擁擠，外縣的土粉也源源運來，價錢也開始下跌，由每斤七百元降至五百元，而且還有續跌之勢。一般人都覺得危機已過，從此可以鬆一口氣了。誰知天有不測風雲，機粉價格突然又經過「評議」而上漲了，每袋「官價」兩萬五。加價之後，輿情大譁，認爲評議諸公舉措蹺蹊，不啻與虎謀皮，置五十萬市民生活於不顧。其實，所謂「評議會」者，鉅商富賈們之組合也，其中不乏粉業鉅子，評定麵價，豈能像教堂裏出賣聖經一樣，一味「克己從廉」。省政府方面對此亦有解釋，說：「物價之調整，並非由政府管制，而係由民汽機華興各廠商合組之評議會所商討決定。—這樣一來，豈僅推託責任，且無異正式宣佈政府放棄管制，從此粉廠漲價更可肆無忌憚了。

麵價突漲後，各廠商多額手稱慶。十一月廿三日華羣麵粉公前協理陳某在西安的大飯店之一——西京食堂——大宴賓客，席間並徵女伶齊豔雲齊冬君姊妹侑酒。杯籌交錯，笑聲洋溢戶外，狂歌之下，醜態畢露。

這時，西安城裏在熱烈的搶購麵粉，外縣和鄉間也在熱烈的進行着另外一樁事，就是徵糧。糧食部還特別派來了一位督糧委員，由省田糧處處長陪伴着到各縣去督收。據報紙上發表的消息說，西安市賦糧的徵收已突破「萬石大關」，成績是相當令人滿意的。然而同時，小麥的價錢也就漲到了市斗九千餘，聽說這幾日也已突破「萬元大關」了。處此局勢下，粉廠豈肯緘默，於是又漲。這次就來得乾脆，也沒經過評議會，直接由同業公會出牌，提爲三萬五，與黑市價錢看齊。

粉價再漲之後，一般小民除了哀天怨地之外向有何法？這時忽然平地一聲雷，——張恆忻律師爲民請命，向法院告發粉廠。—張氏爲本市名律師，又是市參議員，這次就以他參議員的身分代表市民向法院告狀，說粉廠以廣大生產爲名，向銀行低利借款，拿來大批囤積小麥，磨出的麵則待價而沽。尤其在放寬管制後，十天之內漲價兩次，於理於法均有不合，所以特爲檢舉，以求遏止。張氏這一檢舉以後，人心大快，然而有識之士就知道不是好兆頭，不知要鬧一個甚麼禍。果眞，粉廠一職工—說：張氏意圖買麵未遂，挾私報怨，歪曲事實，侮辱了抗戰八載貢獻至鉅之粉業從業員，因而全體罷工。這一罷不打緊，市面上的麵粉又全不見了，有人說那兩天的黑市到了五萬元，眞是駭人聽聞！其實麵粉漲價收益者是粉廠老板，張氏控告的也是老板，與職工又有何干？然而他們竟「自動的」罷工了！後來總算由於地方當局的調解，粉廠又復了工，而且宣佈照常供應麵粉。實際上現在想按三萬五的價錢買到麵粉仍然是不可能的事，鋪子裏能吃的麵粉全不見了，只有幾袋比麩皮稍強的所謂「通粉」放在那裏，從來也無人問津，黑市價錢仍然要四萬元。

老百姓們還有一線希望，就是政府出售賦糧，以求平抑糧價。據省政府負責人宣佈，收來賦糧的一部份，是撥交省縣經發，這部賦糧，仍然要出售的；所以對於糧價的平抑，當有極大作用。出賣的辦法也公佈了，許多經濟學家也爲這問題發表了不少的意見，然而正是所謂：「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直到如今日爲止還沒有見到一顆出售的賦糧。而且就是出售，在省縣經濟如此拮据的今日：在[illegible]善後救濟部要[illegible]得做買賣的今日，賦糧豈肯自貶身價而作「平價麥」乎？這一線希望，實在也微弱的很。（[illegible]・一月十二日寄自西安）

本刊第一卷目錄索引

題目	作者	期數
編輯者言		
我們的志趣和態度	儲安平	一
辛勤·忍耐·向前	儲安平	二十四
政治·內政		
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	王芸生	一
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	伍啓元	二
失敗的統治	儲安平	三
誰能替人民說話	吳世昌	四
家庭關係·政治關係·民主政治	吳恩裕	四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吳世昌	五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莊智煥	六
我從泰興來	朱東潤	六
說民主	蕭公權	七
提得起·放得下	周綬章	七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吳世昌	八
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	伍啓元	八
和平與太平	雷海宗	九
給英國老約翰	蕭乾	九
我們所需要的法治	韓德培	十
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	儲安平	十一
中國政治上的四種矛盾	莊智煥	十一
以民主締造統一	李澈廬	十二
民主政治與自由	鄒文海	十三
逆流與歧途	孫克寬	十三
何德奎案	李浩培	十五
論省自治	陳柏心	十五
論上海民亂	儲安平	十六
論行政的無能	張銳	十七
是否移都北平?	沙學浚	十七
定都問題	張印堂	十七
論國體問題	吳世昌	十八
求生與求勝	全慰天	十八
論張君勱	儲安平	十九
服從社會與意志社會	李澈廬	十九
人心·國是·現狀	孫克寬	二十
「自由·平等·博愛」的再生	樓邦彥	二十
論美軍事件	吳世昌	二十一
論神話政治	周綬章	二十一
內蒙自治問題	傅斯年	二十二
論革命	周鍾岐	二十二
論官吏的民權	樓邦彥	二十三
和談一年	吳世昌	二十四
敬告社會賢達	謝扶雅	二十四
國際·外交		
二十一國和會	蔡維藩	一
糧食的國際分配(華盛頓通信)	陳之邁	一
英美未來可能的戰略聯防線	張印堂	二
戰敗後之日本(東京通信)	味橄	三
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紐約通信)	楊剛	四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李俠文	五
中美英蘇之關係及世界和平	胡先驌	五
大戰後的美國	陶孟和	十二
巴黎會議成就了什麼?(巴黎通信)	錢能欣	十五
進展中的聯合國文教局(巴黎通信)	郭有守	十七
晦明初冬(紐約通信)	楊剛	二十一
從美國看中國(太平洋通信)	張羲昌	二十二
從國際法立場論美軍暴行之性質及外國軍隊之刑事管轄權問題	周子亞	二十三
戰爭與和平	王慶源	二十三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巴黎通信)	本刊特約駐歐記者	二十三
評中美商約中的移民問題	韓德培	二十四
經濟·財政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伍啓元	一
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實值	楊西孟	三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簡貫三	七
中國經濟危機的出路	笪移今	九
中國經濟往何處去?	戴世光	十
土地稅	馬寅初	十八
論中美經濟關係的前途	夏炎德	十九
論商業銀行的前途	笪移今	二十
經濟之改造	胡先驌	二〇至二三
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	陳志讓	二十二
現代財政動向及中國財政政策	伍啓元	二十四
思想·學術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一至六

論知行	馮友蘭	一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潘光旦	二
時代的分析	陳友松	三
新時代與新時代的人文科學	伍啓元	四
再論知行	馮友蘭	六
思想之改造	胡先驌	七至九
戰從義·政從仁	李純青	八
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潘光旦	九
聖教與異論	蕭公權	10至13
中國語言之結構及其表達思想之方式	高名凱	十一
士的使命與理學	張東蓀	十三
派與滙	潘光旦	15至19
語言的宗教	高名凱	十六
關于「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吳世昌	十六
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	潘光旦	二十一

文化·教育

留學制度·留學生	許君遠	五
個己的產生	廖世承	八
新時代的教育宗旨	陳友松	十
「你是不是基督教徒？」	陳衡哲	十一
學術自由與文化進展	羅忠恕	十二
美國教師的貧困	梁甌第	十三
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意義	陳衡哲	十三
性格及職業興趣的遺傳問題	錢蘋	十五
工作與娛樂	戴文賽	十九
果園文化	陳力	二十

科學

從對比到統一	高覺敷	二
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	戴文賽	四
社會性的統一	高覺敷	五
牛郎織女	戴文賽	六
林溪和地球	蔡壬侯	七
玄武湖上的秋月	戴文賽	十
美國人和癌症的抗爭	蔡壬侯	十六
成見的根源	阮春芳	十八
物理戰爭	劉朗陽	二十四

專輯（新疆變亂記略）

新疆問題	周東郊	十四
阿爾泰山的烽火	周東郊	十四
伊甯事變	周東郊	十四
塔城的淪失	周東郊	十四
南疆的動盪	周東郊	十四
和平談判及其後	周東郊	十四

附地圖七幀：抗戰勝利後中國地圖之易色

新疆外圍圖　阿山區略圖　伊犁區略圖　伊甯市略圖　塔城區略圖　南疆略圖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山水·人物·藝術	卞之琳	一
論排場戲	陳瘦竹	二
文學的價值	李廣田	三
靜的戲劇與動的戲劇	陳瘦竹	四
莎士比亞十四行	戴鎦齡	五
文藝的空靈和充實	宗白華	六
山野記行	卞之琳	七
悲劇世界之變遷	宗白華譯	八
孟德遜——最幸運的作曲家	戴文賽	九
戲劇與觀衆	陳瘦竹	十
西洋詩之音樂性	張道眞	十一
沙龍	馮至	十二
文學運動與文學創作	李廣田	十二
福哉馬利亞	戴鎦齡	十三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	梁實秋譯	15至19
柏拉圖放逐詩人辯	戴鎦齡	二十
談繙譯	季羨林	二十一
莎翁戲劇的歷史背景	李慕白	二十二
談玄詩	張道眞	二十三
人與文	天行譯	二十四

書評

未了知之人類	胡先驌	三
英國司法制度	李浩培	五

觀察通信

南京	組黨傳說中胡適的態度	一
	沉默中的潘光旦	一
	山鹽多幻變·柳暗花不明	二
	宋子文的政策·政績·作風·資本	三
	中大解聘教授別記	六
	南京的外交圈	七
	政治氣團·雨雪霏霏	二十二
	中大「一二五」紀念會的論戰	二十四
北平	赫契生·穆懿爾·鄒秉文·沈宗瀚的中國農業觀	二
	錢昌照的抱負	二
	一個非洲森林中黯夜的烏鴉尋覓者	三
	從個人到世界·矛盾引導着前進	四
	痛定思痛·爲誰而戰	七

	北平之徵兵戲	十一
	鮑埃斯談中國遠景	十三
	民族受辱案	二十一
	北平學生示威記	二十一
天　津	清香園在天津	五
	天津市易長記	二十
張家口	張垣之戰	十
重　慶	重慶政聞	十七
成　都	動盪中的四川政局	七
	成都新中國日報被搗詳記	二十四
昆　明	李聞之死	一
	聯大化整爲零	六
	盧漢張邦翰之間	十八
蘭　州	張治中獨鎮西陲	五
	蘭州秋色	八
	從朱紹良到谷正倫	十
	張含英談黃河河政	十三
	憂患重重的西北角	十七
	寶天鐵路與天蘭鐵路	十九
	拱衛甘、甯、青的馬鬃山	二十二
西　安	西安的麵荒	二十三
晉　南	法外天地・人間血淚	二十
甯　夏	國防前線的阿拉善旗	二十一
迪　化	新疆的國大代表	十二
	近十年來在新疆各黨派活動秘錄	十九
	南疆紀行	二十三
西　甯	青海之戀	十五
	青海的馬步芳	十六
康　定	劉文輝與西康煙匪之亂	二十三
瀋　陽	今日之瀋陽	十一
	瀋陽晚寒	十七
長　春	梁華盛在吉林的作風	十五
漢　口	善後救濟在漢口	十二
長　沙	穀倉邊緣的饑饉	九
杭　州	浙江政情	九
	浙江的征丁征稅	十二
江　南	亦是邊區	十一
	江南情	十八
皖　中	從中國鄉村看中國政治	八
台　灣	台灣歸來	九
海南島	海南島的台灣人	十六
	海南島的風・匪・人	二十三
香　港	重歸英帝國懷抱後的香港	四

轉　載

答觀察週刊記者對我評語	張君勱	三

本刊第一卷作者索引

作　者	題　目	期　數
天　行	人與文	二十四
卞之琳	山水・人物・藝術	一
	山野記行	七
王芸生	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	一
王慶源	戰爭與和平	二十三
朱東潤	我從泰興來	六
伍啓元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一
	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	二
	新時代與新時代的人文科學	四
	公教人員的待遇怎樣才能得到合理解決	八
	現代財政動向與中國財政政策	二十四
全慰天	求生與求勝	十八
吳世昌	誰能替人民說話	四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五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八
	關于「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十六
	論國體問題	十八
	論美軍事件	二十一
	和談一年	二十四
吳恩裕	家庭關係・政治關係・民主政治	四
李俠文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五
李純青	戰從義，政從仁	八
李浩培	英國司法制度	五
	何德奎案	十五
阮春芳	成見的根源	十八
李廣田	文學的價值	三
	文學運動與文學創作	十二
李慕白	涉翁戲劇的歷史背景	二十二
李澈廬	以民主締造統一	十二
	服從社會與意志社會	十九
沙學浚	是否移都北平？	十七
味　橄	戰敗後之日本	三
宗白華	文藝的空靈和充實	六
	悲劇世界之變遷	八

（請將此紙剪下，連同訂費寄下）

觀察週刊

訂閱單

姓名：

地址：

付款：國幣二萬元正

起寄期數：自第　卷第　期起

寄遞方法：平寄　掛號　航平　航掛

此致　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觀察週刊社

啓

（請將此紙剪下，連同訂費寄下）

觀察週刊

訂閱單

姓名：

地址：

付款：國幣二萬元正

起寄期數：自第　卷第　期起

寄遞方法：平寄　掛號　航平　航掛

此致　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觀察週刊社

啓

（請將此紙剪下，連同訂費寄下）

觀察週刊

訂閱單

姓名：

地址：

付款：國幣二萬元正

起寄期數：自第　卷第　期起

寄遞方法：平寄　掛號　航平　航掛

此致　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觀察週刊社

啓

（請將此紙剪下，連同訂費寄下）

觀察週刊

訂閱單

姓名：

地址：

付款：國幣二萬元正

起寄期數：自第　卷第　期起

寄遞方法：平寄　掛號　航平　航掛

此致　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觀察週刊社

啓

周子亞	從國際法立場論美軍暴行之性質及外國軍隊之刑事管轄權問題	二十三
周東郊	新疆變亂記略（專輯）	十四
周紱章	提得起·放得下	七
	論神話政治	二十一
周鍾岐	論革命	二十二
季羨林	談翻譯	二十一
胡先驌	未了知之人類	三
	中美英蘇之關係及世界和平	五
	思想之改造	七至九
	經濟之改造	二十至廿三
馬寅初	土地稅	十八
高名凱	中國語言之結構及其表達思想之方式	十一
	語言的宗教	十六
孫克寬	逆流與岐途	十三
	人心·國是·現狀	二十
夏炎德	論中美經濟關係的前途	十九
高覺敷	從對比到統一	二
	社會性的統一	五
陳 力	果園文化	二十
陳友松	時代的分析	三
	新時代的教育宗旨	十
陳之邁	糧食的國際分配	一
陳衡哲	「你是不是基督教徒？」	十一
	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意義	十三
陳瘦竹	論排場戲	二
	靜的戲劇與動的戲劇	四
	戲劇與觀衆	十
陳志讓	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	二十二
陳柏心	論省自治	十五
郭有守	進展中的聯合國文教局	十七
許君遠	留學制度·留學生	五
張 銳	論行政的無能	十七
張印堂	英美未來可能的戰略聯防線	二
	定都問題	十七
張東蓀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一至六
	士的使命與理學	十三
張義昌	從美國看中國（太平洋通信）	二十二
張道眞	西洋詩之音樂性	十一
	談玄詩	二十三
陶孟和	大戰後的美國	十二
笪移今	中國經濟危機的出路	九
	論商業銀行的前途	二十
非智煥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六
	中國政治上的四種矛盾	十一
梁實秋譯	鬥爭中的莎士比亞	十五至十九
梁甌第	美國教師的貧困	十三
馮 至	沙龍	十二
馮友蘭	論知行	一
	再論知行	六
傅斯年	內蒙自治問題	二十二
楊 剛	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	四
	晦明初冬	二十一
楊西孟	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實值	三
鄒文海	民主政治與自由	十三
雷海宗	和平與太平	九
廖世承	個已的產生	八
潘光旦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二
	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九
	派與匯	十五至十九
	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	二十一
樓邦彥	「自由·平等·博愛」的再生	二十
	論官吏的民權	二十三
劉朝陽	物理戰爭	二十四
錢 蘋	性格及職業興趣的遺傳問題	十五
錢能欣	巴黎會議成就了什麽？	十五
蔡壬侯	林溪和地球	七
	英國人和癌症的抗爭	十六
蔡維藩	二十一國和會	一
臧文賽	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	四
	牛郎織女	六
	孟德遜——最幸運的作曲家	九
	玄武湖上的秋月	十
	工作與娛樂	十九
戴世光	中國經濟往何處去？	十
戴鎦齡	莎士比亞十四行	五
	福哉馬利亞	十三
	柏拉圖放逐詩人辯	二十
儲安平	我們的志趣和態度	一
	失敗的統治	三
	我們對于美國的感覺	十一
	論上海民亂	十六
	論張君勱	十九
	辛勤·忍耐·向前	二十四
謝扶雅	敬告社會賢達	二十四
簡貫三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七
韓德培	我們所需要的法治	十
	評中美商約中的移民規定	二十四
蕭 乾	給英國老約翰	七
蕭公權	說民主	九
	聖教與異端	十至十二
羅忠恕	學術自由與文化進展	十二

中宣部甯(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爱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旣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𧶘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攷。

南　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　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鎭　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　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黿頭渚　惠山　錫山
蘇　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　江	佘山
嘉　興	南湖　煙雨樓
杭　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問訊處	上海電話：42433號 南京電話：32125號 杭州電話：2716號	營業所	上海電話：45521號 南京電話：21280號 杭州電話：1439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